朝野彙言 四

廿八

禮部門

廟社
陵寢
祭享
音樂
追崇
國恤
喪制
國婚
典禮故事

[seal]

朝體

朝儀故事

盛際故事

禮部門

廟社

太祖建國旣立宗廟又置啓聖殿以奉先王及 太祖昇遐魂殿號曰仁昭後改文昭 太宗原廟號曰廣孝殿各在都中 世宗議于羣臣卜地宮城之內建寢殿仍號文昭十五年癸丑先行告動駕祭于兩殿備儀物奉安于新文昭殿親行安神祭還宮受賀頒赦中外其敎畧曰歷代帝王旣立宗廟禮尙太古所以神之也又設原廟事以平生所以親之也原廟之設歷代不同宋朝合諸觀神御安於景靈宮乃得情禮之中今我 太祖

太宗原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立其廟
百世之後神廟不勝其繁肆命禮官刱立一代之規定
為萬世之典云云 東閣記
世宗三年禮曹啓建別廟於宗廟之西號永寧殿以奉
穆祖如宋紹熙之詔奉教敬依 東閣記
文昭殿朝夕上食及供奉之具一依生殿而行之自 世
宗朝始焉壬辰播越只奉廟社主行而文昭位版則令
承旨瘞於潔地還朝後不更設原廟 聞韶謏錄
世宗倣漢原廟之制立文昭殿於景福宮東隅延春門內
以奉四親及 太祖神主藏主於後寢同堂異室以西

爲上四時有事則祫享於前殿 太祖居中南向高曾
祖禰四廟列於東西略如昭穆之制 成宗追崇 德
宗以 睿宗已祔文昭祔 德宗於別殿號曰延恩及
仁宗薨 明廟即位時議以爲 仁宗祔則 世祖當
祧而於 明廟親未盡不祧則過五室非 世宗之意
於是祔 仁宗於延恩時李芑尹元衡等當國主論人
皆痛憤 宣祖初年大臣李浚慶等以爲 明廟祔廟
時當並奉 仁廟入文昭 退陶言行錄
己巳二月將行祔禮于文昭殿〻宇南北短東西長 殿
窄不容故大臣欲坼開殿宇補其南以容加設之位退

陶以為古者祫享之位 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
宗廟無祫享之儀只於原廟有祫享之位次非古若因
此會正 太祖東向之位南北昭穆相對則無圻開殿
宇之弊有曰俗反古之義遂作圖為說而進之大臣以
為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之設已過百四十年今不
可遷變議遂不行 栗谷日記

宣廟己酉秋社祭臨陳設國稷氏配位版已失即啓其由
倉皇令設虛位行之大為搜覓 得於壇墻內對下乃
守僕朱洪欲陷其署官而偷埋之也 洪論以大造依律
緣坐 東閣記

壬辰西狩時至松京禮判鄭昌衍以爲太廟神主載之馬上多至五十餘匹倉卒必有狼狽不議大臣安厝于穆清殿之右至寶山驛宗室海豊君耆㝵執領議政尹斗壽痛哭曰公以大臣有司棄廟社主而不之覺古今寧有無廟社之國乎斗壽曰微公言國不國矣遂遣禮官陪來追到于平壤

壬辰兵亂後列聖御容並爲烟燼而獨文廟得全 仁祖朝大臣收議將奉安於平壤永崇殿公上劄曰本朝之制 太祖御容奉安於平壤松都永興全州慶州五處設殿置官歲時奠献 世祖御容在奉先殿祭與 太

祖同盖爲世室故也其他　列聖御容皆於文昭殿内
别立璿原殿以奉而無奠獻之禮今璿原殿既不可復
此所以奉永寧殿而但本殿乃世室御容所在則遞遷
御容不當混入且同奉一殿則不容獨廢奠献欲爲並
祭則又違　祖宗成規臣意欲奉藏於小櫝仍置文廟
寶冊欌内春秋奉審以防蠧損方得處變之宜

仁祖於丁丑下城後禮官奉審宗廟神主于時敏堂則
仁順王后神主見失而　文定王后神主則傷破又四
位暫傷故請改二位傳曰六位皆新造後數日　上親
爲奉審曰觸傷油染之位仍爲奉安殊極未安並爲改

造凡二十九位

顯宗癸卯 孝宗旣祔廟 仁宗遷于祧廟永寧殿狹小不可容將改修李白軒爲都提調 上意欲起左右翼室并倣正殿公以爲此二宗廟也請對極言聖祖建正殿以奉四祖而還祧主於左右翼室厥有意義且皇朝故制亦可考也今不可變 上納之 明谷集

顯宗己酉 神德王后將祔太廟大臣李景奭鄭太和許積皆請就陵寢題主叅贊宋浚吉獨以爲今考宗錄神德王后葬訖返魂于仁安殿今其仁安舊基未能的知而其在景福宮之內無疑矣神主已返於室堂則不

當更求於陵墓今亦設幄殿於景福舊宮之内奉題主
面恐爲得宜或奉題于闕内别殿無不可遂於九月二
十九日康寧殿幄次題主詣浥翠堂奉安十月初一日
祔廟 朝野記聞
肅宗乙卯四月曰宗廟朔祭大祝李萬封来告令禮曹堂
上與本署提調兵㨗緯奉審各室則第一室 太祖元
妃神懿王后位板誤在於 神德王后之下五室 成
宗元妃恭惠王后誤在 貞顯王后下六室 中宗元
妃章敬王后誤在 文定王后下此必祭時宮闈令奉
出還安之際不謹詳審以致如此而既不知事在何時

則不可斷以某人之罪也不卜日以翌日設行告由祭還安位板 神懿王后神位板前後搜面朔祭宮闈令先罷後拿國朝典謨

肅廟戊寅追復 端宗位號獻謚冊之日柳相國尚運爲都監都提調儀仗前行謚冊已發柳相從後陪進繖上馬未及數步無端馬驚落傷不得陪進入閭家調治良久而後進詣告廟之夕大風掀簸廟前附簷遮帳及祭床上所鋪油芚皆段段裂破 世祖室前藻井板子傾仄移次此皆余所見也明年又有 莊陵陵上崩頹之事監董諸臣皆就理數百年寃欝之氣至此方伸而連

有此變異天意未可測也 艮齋病後錄
肅廟戊寅因縣監申奎疏追復　端宗位號神主方在故
叅判鄭重徽家以重徽名旁題移奉於昌慶宮時敏堂
題主後舊主則埋安題主時　上親臨觀寫直祔于永
寧殿領府事南九萬言新祔主過太廟及至永寧殿也
皆當行廟謁之禮　世祖以下八位及祧主位次在下
者皆當奉降於階下此等變節誠難容易處之領相柳
尚運曰然則　世宗以上龕室啓其前門以下諸室則
勿啓而以廟謁爲臚唱恐或得宜矣　上從之 寶鑑
尹月汀根壽曾爲承旨見　睿宗朝日記下教曰　恭靖

王乃無廟號此是闕典今宜上謚遂謚安宗其後仍稱恭靖而安宗之謚則竟廢不稱抑未知何故云云載月汀漫錄頃年吳校理道一請上謚遂上定宗吳亦未詳故事而廟主所題及公家文書無一載錄以致既上謚而疊上邦家典禮可謂乖亂 梅隱集

陵寢

洪武中初建皇陵將築周垣有司請徙民家墳墓之在傍者　高皇帝止之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鄰不必外徙遂許春秋祭掃是以孝陵正在南原鍾山之陽而山陰多賜功臣葬地　成宗以下諸陵則都葬於天壽山之陽而陵前石物比舊一樣不敢漸以侈大盖群聖之心灼見地理之為妄而遷居發墓則在彼處萬物失所之嘆聚精會神則在我有祖孫相安之樂也故傳世益遠而享福無疆皇孫之蕃衍者今幾十有七萬東方之俗酷信風水列聖之明雖不為所欺而及於大故則嗣君方

在諒陰之中卜兆占穴一惟地官之言公卿輔相不能措辭於其間故健元陵之旁固多佳穴而博擇于楊高廣驪之地自今以後至于萬世止就先陵之旁而定其壽穴一如　榮靖大王之命石葬石物差小於刱業之時則聖孝無窮矣 重峯集

慶興府南十里許赤池中有圓峯高三十五步圍九十步四面沮洳人未易通行　穆祖德陵在峯上於其葬也中國人来相之曰後必有子孫興王者　王后安陵在其北　太宗十年因野人之亂遷二陵于咸興府洽蘭北同塋 東閣記

太祖丁憂在咸興潛邸欲占葬地久未得時有僧與其弟子行憩于路上指東山而言曰此有興王之地汝亦知之乎對曰三支中〻落短麓似是正穴師僧曰汝未之詳也喻之於人兩手運用右手為緊右麓是真穴也問答之際 太祖家僮適會竊聽奔告于 太祖太祖促馬追及于咸關嶺底誠懇偕来占得其地寔為定陵其師僧為懶翁弟子即無學北路陵殿志

太祖丙子顯妃姜氏薨功臣門下趙俊金士衡等上言請以功臣一人守陵三年永為恒式 上從之令平安君李舒守陵朝野記聞

懿仁王后之喪因山未定邪説紛起累度改卜及定用交河猪峴時當隆冬始役之時陰雲蔽天暴雨雷電改卜楊州獨墻天又大雷電寒氣折骨不獲已又改定於健元陵西麓自翌日天氣暄暖氷澌土融役夫歡忭 白沙集

太祖健元陵碑權近撰 太宗獻陵碑卞季良撰 世宗英陵碑鄭麟趾撰及 文宗顯陵將竪碑功已就議者以爲自古人君行事之跡備載國史不必如士大夫立神道碑請罷從之後日 英陵之遷驪州亦埋碑不用國朝陵寢不立碑蓋自 顯陵始 筆苑雜記

平壤永崇殿奉安 太祖睟容丁卯之亂影幀見佚其後

移設監營于遺墟 平壤志

國初山陵用石槨 元敬王后之喪 太宗以勞民力令
勿用全石以方石合成 世宗篤於孝思代取合石
太宗自往役所擊剖之 東閣記

世宗朝 王大妃之喪 上王諭 上以陵寢之旁刱立
僧舍令政院禮曹議之 上曰佛氏之僞非不知之但
安陵之後空谷閴寂此所不忍也許稠朴訔李原等請
營小寺柳廷顯獨以爲不可遂不置寺 名臣錄

世祖丁丑 上一日晝魘有怪即命毁 昭陵 顯德王后 先剖
石室欲曳出梓宮重不能勝爲文以祭之梓宮乃出還

瘞之後舊陵丘原頗著靈異安山民莫敢觸犯其本石

至 中宗癸酉計年五十八歲人心沉痛冀復者久矣王堂蘊世讓首發其論朝議持難臺諫侍從太學生守閤爭之會雷震 太廟木 上遂允之初陵既廢移兆海濱年久只傳一阜是其所而尚有他說都監掘土既深而玉匣無所見罔知所為是夜監官夢覿憑几帳殿具王后儀兩丫鬟侍召監官勞之覺而異之明朝深加數尺許忽見漆尻如掌翻着鍤刃遂克其事卜新陵於顯陵左支兩陵間海松參天及始役數株無故自枯斫去

而兩陵相對無障蔽異哉 龍泉談寂記
明廟朝妖僧普雨久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中廟陵寢于
寺側以固厥寺之勢乃誑惑 文定王后謂 宣陵近
處有吉兆請遷 中廟山陵于其地 文定頗信之尹
元衡賛持諸大臣竟成遷陵之計將於 文定萬世後
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補土之功費累鉅萬每年江水
漲入 陵前齋室半沉於水 文定之薨不得已改卜
他處物議皆欲還陵 宣廟朝令三公六卿奉審之還
啓以爲江水雖漲去穴道甚遠只當以土石填築卑下處
以退水勢而移造齋室於高燥處爲宜云 上從之 栗谷日記

中廟初葬高陽與 禧陵同塋壬戌元衡力贊 文定遷于漢濱卑湫之地人莫敢言世傳遷陵時哭聲自壙中出役者無不聞之翌年順懷世子卒越二年 文定昇遐又二年 明廟昇遐人謂遷陵之咎至壬辰 靖陵被倭發掘臣民之痛尚忍道哉 芝峯說

宣廟壬辰九月寇發 宣靖兩陵癸巳四月體察使柳成龍馳啓使軍官乘夜渡江奉審 靖陵則隧宸移出他無別物尾鑠積置隧內近處衣服片〻腐朽 宣陵則隧道前掘取灰外薄板幾盡火燒而不犯玄宮云蓋靖陵壙置一屍體而未辨真僞移置于松山以避賊屯五

月命宗室扶安都正碩壽等及摠護使崔興源沈守慶
柳成龍俞泓金應南李憲國宋賛李德馨崔滉李增擢
徵李碅白惟咸成渾偕往奉審大臣以下欲先拜哭成
渾曰時未辨覈而先為拜哭則是君之也先行奉審無
疑然後拜哭似當諸公從之宗室及後宮逮事先朝者
令以諺書詳記御容然後奉審及獻議皆以為不同乃
命厚葬其屍丙申四月筵臣李好閔啓曰頃日雷震之
變極為非常　宣靖奉審之時　中廟受鍼之痕頗亦
有驗而如此大事不甚盤驗此甚可疑矣問于大臣柳
成龍金應南崔興源等更為獻議如前癸巳距昇遐五

十年 癸甲錄

宣廟辛巳十一月間 神德王后之論始起初 神德王后康氏相我 太祖化家爲國正位坤極受天朝誥命沒後上號曰神德名陵曰貞陵與 神懿少無差異及太祖薨逝只以 神懿升祔凡干 神德一切典禮皆廢墜不擧歲月旣久山陵亦不知所在者垂二百年至是德源民康純一者駕前呈訴自言以判三司事康允成後孫方定軍役願依國墓奉祀諸人例蒙恩改定云盖允成卽 神德之考也而 四祖王后考妣墳塋之在北方者官定一人稱爲國墓奉祀免軍役有例故

純一呈訴耳於是栗谷李公倡言尊榮之舉始令禮官
先審陵寢有文官李昌以　神德外孫方仕於朝該曹
啓請一同尋得可疑處遍踏峩嵯山下内外終不得適
見下春亭集中載　貞陵移厝祝文有國都東北之文
因此物色求之於山下里有國葬陵室而頹廢於山谷
間矣廷論初請升祔太廟一如　神懿之例有一種之
論乃引禮經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之語議有異同
未克施行只請建閣設貟一如諸陵寢之制而其議又
不果行但依祧廟例每年寒食致祀而止夫　神懿神
德在　太祖潛邸時爲京外二妻　神懿亡後　神德

爲繼室考諸鄭摠定陵碑序中可見　神德之稱歷世無貶議觀於龍飛御天歌亦可見矣爭之三載只能做得寒食一祀惜哉 柳川劄記

宣廟辛巳七月咸鏡道　智陵被人燒火事聞　上問于大臣大臣以爲上下當變素服三日百官則變服于本司李珥語人曰　智陵是君王之祖於百官無變服素服似過矣朴淳亦以爲然而事已往不及改正矣 石潭日記

壬辰倭亂全州慶基殿守僕負出　太祖影禎隨至義州奉獻行在　宣廟即命除職奉安御容于行宮賊退後移安永崇殿其後還安于慶基殿 平壤志

祖宗朝守陵官與赴京使臣或武官差定中世以後非文
官則不得為且在前守陵官必以從二品中無老親者
為之及　宣祖喪具義劉為守陵官而臺諫請遞以親
功臣為之故朴東亮以正二品代之未朞歲遭母喪許
令奔喪成服後即還齋所亦異恩也 芝峯集
壬辰倭亂　宣靖陵有掘燒之變　康陵亦掘破及半而
止其餘則無事焉順懷世子之德嬪尹氏卒於壬辰三
月未葬而亂作未知去處今年夏間有告朝廷亂初自
埋於昌慶宮後苑開見則無矣 聞韶謾錄
仁祖朝昭顯世子喪時宮號墓號考出宗錄則　懿敬世

子喪過大祥後爲始議號廟稱孝靖墓稱懿墓而至於順懷世子喪只稱順懷世子云而別無號之文 (備局謄錄)

仁祖乙亥七月十三日風雨大作 穆陵叅奉報禮曹以爲陵上電光如晝霹靂之聲達夜不絶明日奉審則石物顚仆沙臺石盡崩頹如掘破之狀云禮判洪瑞鳳奉審後來啓以爲陵上風雨所頽决非霹靂所震領相吳允謙奉審之啓亦與禮判同故叅奉洪有一被拿刑訊削職見放 元宗祔太廟只隔數日而奉審之啓不以灾變爲言故大禮仍行於前定日是年十二月 仁烈王后産後賓天 (逸事記聞)

仁祖朝庚辰間朴之英以三陟陵寢事進夢書云知其處崔完城鳴吉壬午備局啓辭云本朝先寢穆翼度桓四祖外皆失其處其說載於李穡所撰　太祖先墓記中至於太白山蘆洞有穆祖考妣陵之言未知根於何處而自祖宗迄于　宣廟盖嘗屢求而不已事在三陟官謄錄中昨年李明漢爲江原監司承命往審所上蘆洞圖形不似尋常之塚　成廟朝盖已求得此地議于大臣只禁樵牧不爲封植及　宣廟朝監司鄭澈請加封植其時亦議大臣只依　成廟故事三陟之境民間相傳以爲　成廟所得非眞蘆洞蘆洞宗在黃池之上而

有人偷葬其中云　宣廟因三陟府使黃廷式上疏一
番大索其後己丑庚寅又連歲尋覔盖昨年所審之地
不過　成廟所已得而疑不敢決之處則其不可不求也
明矣閭巷小民私問則以宗相告官詢則反匿其情今
不必委諸方伯專責安東三陟兩官勿拘期限方便聞
見如唐太宗取蘭亭之爲然後方可得之矣 遲川集
仁祖朝　仁穆王妣山陵定於　健元陵左第一岡公上
劄曰麗朝始祖　顯陵在於別處不許後王遍葬盖始
祖葬地福氣所鍾子孫因此而獲蔭一有損壞山氣滲
泄福力以減此所以有葬近祖墳之禁也國初卜山之

後術者以為 健元陵處處明堂云而二百年間列聖
入葬者獨有 顯陵而在於堂局之外眼所不見之地
則其所致謹於始祖陵寢者豈無其由乎 宣祖捨一
岡而用三岡山家拘忌不可不審也 遲川集
肅宗乙卯 崇陵守陵官狀啓有荒唐人自陵上下來執
捉問之則自稱犯死罪而朱紅盤生梨一箇文魚一条
紫檀香酒數盃各成一器設祭後隱置於床石下問其
姓名則稱以求天而剪其髮有同僧人云云設鞫正刑
國朝典議
肅廟戊寅追復 莊陵吾於筵中白曰山陵石物及丁字

閣近陵制度比　健元陵漸為壯大逐代尤甚不可無
限節而當國恤之時則臣子嚴不敢請若仍此會有所
定制則好矣　上傾聽曰禮判之言甚善吾見厚陵石
物尋常好之雖吾百歲之後當遵用厚陵之制矣至於
丁字閣前代則三年祭享之所別設而今則三年祭享
之所設於丁字閣不如此則不可容事勢不得不如是
耳後日引對　上曰日昨禮判所達甚善矣凡事宜從
儉約日後函子亦勿用可也函名當時有下教而日久
忘之矣領相柳公尚運未識其何等函子與所用之處
有所仰問副學趙相愚進曰領相非矣如此等語臣子

何敢發口乎吾進曰自古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上意於喪事欲從儉約甚盛事也為臣子者欲詳知其所用之處而將順之有何不可云云伊後 明陵之役聞李台先佐言石物倣厚陵為之云 艮齋病後漫錄

肅廟庚辰五陵枯松至於二萬五千餘株陵寢近處則叅奉次知斫用於燔瓦其餘稍遠地則各軍門及江華府定日次次第出去依 宣靖陵例量宜斫取 備局謄錄

嘗聞國初楊州牧使辭朝時自內還給肅拜單子蓋以陵寢所在待之以城主云 尤庵集

世祖丙子 顯德王后母弟權自慎見誅於成三問之獄

自愼得與是謀昭陵之坐自愼見廢皆不可詳知

世祖丁丑十月　魯山遇變即時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霧彌空經夜不霽戶長嚴興道往來獄街哭泣修棺翌日率吏民營葬于郡北五里冬乙旨 丙子錄

魯山殂于寧越棺殮不具只藁草為殯一日有年少山僧來哭甚哀自言平日有多蒙恤之分留連數日一夕負屍而遁或云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塚墓乃虛假之葬也二說未知孰是若以佔畢齋之文觀之則投江之說無疑 松窩雜記

祭享

成廟親享 宗廟有掌令為大祝當讀便不出聲有若箝者翌日 上命除豊山萬戶言官爭之 上曰禘爲文官不為讀祝一字聞粗解決給可使當一堡障足矣過數月因以舊職召之五山小說

宣廟丁未獻議曰今太廟五享之祭以一牛分為十室之牲五廟以上各薦頭與四脚六室以下乃以肩胎脇脊段段分裂不成形様安有廟享大禮不軆薦而折俎乎意者我太宗朝祭薦太廟始用特牛及 太宗祔廟之後禮官不考禮意仍將特牛分為折俎當時掌禮者獨

不考洛誥成王烝祭之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之
文乎今經兵亂政當烝祭之時特牲體薦雖難猝變當
略變之十室共用二牛以兩首八脚分薦十室則庶所
見不至乖違 白沙集
宣廟戊寅黃芝川廷彧差 宗廟大祀執禮時國恤未畢
祝文書哀子國王臣某公上疏請釐正曰殿下於 太
祖稱孤哀曾孫是以新喪事 太祖也吉凶異施不可
着得悲哀之辭以亂其誠敬之心自是定下孝字爲常
式 鶴谷集
世宗祖始爲文昭殿倣漢原廟之義兩時上食一時茶禮

饌用素物至於各陵及文廟有朔望祭亦幾於瀆矣議者多以為言而未敢釐革自壬辰後宗廟外各陵殿行大祭朔望則焚香而已 東閣記

仁祖乙丑正月知經筵李廷龜所啓前年遭變後祭享多所減定故宗廟只行四享祭朔望則廢之私家尚行朔望祭而國家朔望之廢極為未安請自來月朔為始朔望秪用酒果脯醢設行何如 上允之持平李景義啓以數器脯果籩豆草草毛血之薦只在犧牲而一月所用不過五六豕云請令禮官稍復舊制以重存羊之義答曰依啓 政院日記

仁祖朝丙子年特罷各陵五享大祭丁丑亂後又罷宗廟朔望祭文谷集

孝宗朝李完南厚源請至月令薦廟天鵝依大明集禮代以鴉鵝以除民瘼及遷就苟簡之弊盖天鵝一頭米至八九十斛而時又不得則代以已薦之生鴈故公欲以易求者易之而不果行尤菴集

甲寅顯廟初喪中殿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國恤初喪例用素膳固已知之而今此禮曺草記仁宣王后三年內虞祭前宜用素膳云百官既已庭請復常膳自內祭需則當以常膳爲之故言之矣國朝典謨

肅廟乙卯 顯宗小祥前祈雨親臨祭時依禮文及庚寅己行例用樂寶鑑

肅廟辛酉禮判呂聖齊言國恤三年内祭祀雖無用脯醢之䂓而今永昭殿親臨有異常例依禮文用脯醢似宜閔鼎重李端夏皆言國朝三年内祭祀用素非古禮用脯醢無不可 上可之寶鑑

肅廟辛酉禮判呂聖齊筵白永昭殿禫後山陵尚用哭泣之節而魂殿則用樂吉凶相雜遂問議于大臣及儒臣閔鼎重金壽恒鄭知和皆曰五禮儀禫後用樂乃禮之常而今日之仍行上食出於遵行近例山陵哭禮又倣先

賢三年後上塚亦哭之文皆出於權宜之制遵常而不
能變乎權古亦有耳曰權而反以致疑於常恐無是理
上教曰不可以一時之權廢應行之禮制依禮文用樂
可也寶鑑

肅廟癸亥正月判府事金壽興上劄言月令孟春之月天
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郊祀之禮雖非我國之所敢議至於祈穀一節尚可
行之趂元月之未盡祀於國祀之壇似合禮意而既非
我朝祀典所載請詢于大臣而處之領府事宋時烈以
為月令左傳之說皆是天子之事然周禮有凡國祈年于

于田祖之文雖非天子亦無不可遂於是月二十八日
遣大臣始行祀于社壇是後仍以為例寶鑑
端宗謚冊草本中頭辭都監以孝曾孫嗣王臣書塡禮曹
啓言 四祖及明宗室書以孝曾孫嗣王臣 定宗文
宗睿宗三室則只書嗣王臣 德宗室則書以國王臣
而并無孝曾孫三字 仁宗室則書以孝曾姪孫嗣王
臣今此謚冊所書與 文宗諸室有異請議大臣李世
白崔錫鼎皆以當依 文宗室只稱嗣王臣為宜 上
命依議寶鑑
俗傳山陵之祭不用肉饌者黃喜相公慮物力之難継庭

請固爭定為素饌云吾意則傳說未詳蓋不能脫去麗
朝崇佛之習而然矣 晦隱集
中古以上廬墓之時士大夫家更奉前喪之主並祭於墓
所故仁祖喪時朝議欲奉仁烈王后之主並祭朝夕於
仁祖魂殿愼獨齋以為吉凶不可雜而止之 晦隱集
本朝典章全襲麗代以高麗史禮志較五禮儀可知也國
初宰相無識禮百不能正頓於初至于今因襲節目間
固多可議而最可異者祭祀每三更前坐於外儀徹曉
行事其所卜日乃歸虛若祭以二日則是為祭於一日
之夜也若祭日是三日則已於二日行之事甚無謂 晦

太廟神位常時奉安處則高於床卓幾數尺而及其祭享時自龕中出主奉安處則反卑於床卓夫神道與人道不遠方丈之饌若設於目上則水陸之品何以下箸乎太廟祀典變改雖曰重大不可不一番陳稟而釐正也

音樂

雅部樂章

社稷

迎神順安七成 林鍾宮蕤賓宮應鍾宮蕤賓宮

奠幣肅安 應鍾宮○坤厚載物其大無外立我烝民萬世永賴有儼其壇有椒其馨惟恭奉幣我祀孔明

進饌雍安 太簇宮

初獻壽安 應鍾宮○國社至哉坤元克配彼天含弘光大萬物載焉克禋克祀式禮莫愆降福簡簡於萬斯年○國稷誕降嘉種務茲稼穡百穀用成羣黎徧德我祀如何其儀不忒有相之道介以景福

文舞退武舞進舒安 太簇宮

亞獻終獻壽安 太簇宮

撤籩豆雍安 應鍾宮○謂地蓋厚品物咸亨稼穡惟寶永觀厥成徹我籩豆祀事孔明綏以多福壽考攸寧

送神順安 送林鍾宮

風雲雷雨

迎神元安二成 夾鍾宮姑洗宮南呂宮大呂宮

奠幣肅安 大呂宮○城南有壇祀事孔明俎豆既陳黍稷其馨樂具入奏磬管鏘鏘惟恭奉幣神其降康

初獻壽安

大吕宮○風雲雷雨天施地承品物以生風雲雷雨品物流形失其時澤我烝民○以享以祀福祿來臻○

山川有山斯峻維邦之鎮有水斯滿維邦之紀産祥降瑞介以繁祉洋洋來格歆我明祀○城隍惟此城隍

襟抱于國薦之時祀既齊既稷神其降康俾我壽臧宗社綿綿彌億萬年

文舞退武舞進舒安 黃鍾宮

亞獻終獻壽安 黃鍾宮

撤籩豆雍安 大吕宮○禮儀既備聲無不宜有踐籩豆載徹不遲孔惠且時神具醉飽如期如式綏我純嘏

送神元安 送夾鍾宮

先農迎神景安二成 黃鍾宮仲吕宮南吕宮夷則宮

奠幣肅安 南吕宮操木爲耒播穀蒸民永維恵我載虔禮神玉帛交錯禮儀肇神有孚顒若豐祥洊臻

進饌雍安 姑洗宮

初獻壽安 南吕宮○正位肇分草實於穆聖智百穀用成繄誰之賜酌彼康爵酒多且旨神具醉止介以繁祉○配位播時百穀功配于天其從與享昭格蒸然洸爵奠斝式禮莫愆神嗜欲食迄用康年

文舞退武舞進舒安 姑洗宮

亞獻終獻壽安 姑洗宮

撤籩豆雍安

南呂宮清酤惟馨嘉牲孔碩禮成樂備人和神悅既右享之籩豆維撤永觀厥成卑履無越

送神景安 送黃鍾宮

先蠶迎神景安二成 黃鍾宮仲呂宮南呂宮夷則宮

奠幣肅安 南呂宮儼乎其臨惟神之位奉幣惟寅禮儀既備孔惠孔時或將或肆神其降康歆我祀事

初獻壽安 南呂宮公桑蠶室振古如茲民受其賜惟德之施報功以祀式禮攸宜洞酌行潦以祈格思

文武退武舞進

舒安 姑洗宮

亞獻終獻壽安 姑洗宮

撤籩豆雍安 南呂宮籩豆有踐祀事孔明禮成三獻樂奏九成神既燕喜終和且平載撤不遲萬福來寧

送神景安 送黃鍾宮

雩祀

迎神景安 黃鍾宮仲呂宮南呂宮夷則宮

奠幣肅安 南呂宮赫哉明神克配彼天佑我烝民於萬斯年聿修祀事承筐是將庶幾佑之惠我無疆

初獻壽安 南呂宮句芒皇矣至德司春布仁三農攸始萬寶更新既齊既稷行潦斯陳諒我明信立我烝民 祝融 正位于南司火之

精載行夏令品物光亨大哉神功萬世仰成是用享祀庶幾來寧 后土 於昭厚德承天化光實成庶物惠

我無彊以享以祀磬管鏘鏘庶其裕思降福穰穰蓐收 利物之德實主西成洊梁抵京惟賴神明聿修禋

祀黍稷惟馨洋〻在上以赫厥靈 玄冥氣應於冬位居乎壯終始品物聿貞厥德籩豆旣踐庸鼓有斁來

燕來寧登我百穀 后稷播時百穀立我烝民功配于天駿惠後人載謀載惟庸藏明禋庶右享之降福惟純

文舞退武舞進舒安姑洗宮亞獻終獻壽安姑洗宮撤籩豆

雍安南呂宮 惟神之德兆民賴之籩豆靜嘉是享是宜神具醉止廢撤不遲報以介福如式如期送

神景安送黃鍾宮

文宣王 迎神凝安三成黃鍾宮仲呂宮南呂宮夷則宮奠幣明安南呂宮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幣俱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德進饌豐安姑洗

宮初獻成安南呂宮 正位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

羞神明庶幾昭格　兗國公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
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樽簋旨酒欣欣神其
來止郕國公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
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緒聖廸後是享是宜　沂國
公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
蘊乃作中庸俯于元聖億載是崇　鄒國公　道之由
興於皇宣聖唯公之傳人知趨正與享
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文舞退武舞進

舒安 姑洗宮

亞獻終獻成安 姑洗宮

撤籩豆娛安 南呂宮 犧象在前

籩豆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絜禮成
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凝安 送黃鍾宮

俗部樂部

初獻保太平樂舞
亞終獻定大業樂舞

宗廟永寧殿

迎神熙文

八成

世德啓我後於昭想形聲
肅〻薦明禋綏我睿思成

奠幣熙文

菲儀尚可交
承筐將是帛

先祖其顧欽
式禮心莫〻

進饌豐安

執夔蹈〻登我俎豆俎豆既登
樂具和奏苾芬孝祀維神其右

初獻熙文

列聖開熙運炳蔚文治昌
願言頌盛美維以矢歌章

基命

於皇聖穆浮
海徙慶歸附

日衆基**歸仁**皇矣上帝求民之莫乃眷輿區乃遷明德

我永命仁不可失于胥景從其從如市匪我之私

匪我之私維仁之歸**亨嘉**於皇聖翼祗服厥辟聖度繼

維仁之歸誕啓湯基志眷倚期萬大享以嘉景命

維**輯寧**艱城澶漫曰惟天府吏之不職民未按堵**隆化**

僕聖桓輯寧流離卒復罷命是荷封建厥福

於皇聖祖通駿厥德仁綏義服神化隆洽慄被島夷及

其山戎孔淑以懷莫不率從航之梯之款我繹〻於赫

厥靈通**顯美**於皇我聖考戡難保宗祐**龍光**天子方懠

妥遠肅謳歌興望隆敦讓顯美德邦人憂惶

聖考入拳忠誠以彰**貞明**思齊聖毋克配乾剛哉定欽

媚于天子赫哉龍光亂賚謨允滅猗歟貞明啓佑

無**大猷**列聖宣重光數文綏四方**繹成**世德作求寧維

彊制作既明備大獻何煌煌敉功光闡大平

禮樂方隆左籥右翟曰既**亞獻** **終獻** **昭武**天眷我列聖

九變式昭先烈盡美盡善繼世昭聖武

庶揚無競烈**篤慶**於皇聖穆建牙于翔**濯征**禎之豪攄

是用歌且舞適篤其慶肇我王迹雙城我聖

桓手濯征狙**宣威**咨麗失馭外侮交織島夷縱噬納寇

獷亡拓我疆咨睢紅巾烏烋元餘罢顛孽僧跋扈

胡虜陸梁於皇聖祖神武 誕揚載宣天威赫〻堂〻 **神定** 愾我敵戒虎貔皷厥勇 若翰飛動九天正又奇

螗斧亢旋自麋竹斯破 孰我支者定武神之為 **奮雄** 我雄我奮如雷如霆胡堅 莫摧胡險莫平連連安安

奏我訊馘神戈一揮妖氛 倏廓無侮無拂作我東國 **順應** 麗拒諫敢行稱亂我 運神斷我師我返天人

協 贊 **寵綏** 義旗載回順乃多助天休震動士女忭豫 徯我寵綏壺漿用迎既滌穢惡東海永清 **靖世**

彼孤臣煽禍機我皇考 克炳幾神謀定世以靖 **赫整** 島夷匪茹虔劉我國爰赫 我怒爰整我旅萬艘駕風

飛渡濱渤乃覆其巢乃擣其穴譬彼 鴻毛燎于方烈鯨波乃息永奠鰈域 **永觀** 於皇列聖世 有武功盛德

大業曷可形容我舞有奕進 止維程委委佗佗永觀厥成 **撤籩豆雍安** 卬盛于豆于 豆于籩有飶

其香来假僾然我 禮既成告撤維虔 **送神興安** 禋祀卒度神康樂而洋洋 来幾回我倏而霓旌髣髴

雲馭 迫而 五禮儀

初高麗睿宗時宋徽宗賜祭樂鍾磬各一架琴瑟笙竽簫

管等器各二部紅賊之亂散失殆盡有老伶人將鍾磬
二品投池中得存　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皆賜樂
器然聲不中律祭樂八音未備嘗祭磬用瓦磬鍾亦雜
懸不具其數我　世宗乙巳秋秬黍生於海州丙午磬
石產於南陽　上慨然有革古更新之意乃命朴堧造
編磬堧取海州秬黍積其分寸依古說制黃鍾一管吹
之其聲差高於中國黃鍾之音乃以蠟然成差大於海
黍積分成管依中國黃鍾之聲曰以損益以成十二律
遂製新磬二架朝祭之樂始備寶鑑
朴大提學堧受知於　世宗為慣習提調專掌樂事　上

嘗作石磬呂塤校正塤曰某律高一分某律低一分更
視之則高律有查滓泥　上命剔滓泥一分又於低律
更付查泥一分塤曰今則律正矣人皆服其神妙 慵齋叢話
高麗初樂官倣唐時夾陛正樂之音作皇風樂而樂章頌
王氏始興之功德凡　國王大朝會行幸必奏之及
國初　命詞臣製龍飛御天歌五卷取上七章下三章
爲與民樂〻曰皇風樂腔節而協歌之　上迎詔勅于
西郊則樂自殿陛奏之至崇禮門內方闋又更奏至慕
華館下輦乃訖　先王初年樂漸數初闋例在於廣通
橋樂官深憂其噍殺未幾有壬辰之變今則哀促靡嫚

殆不可収拾矣 識小錄

世祖嘗幸西郊中路望見一兵旗竹曰取苐某旗来命以為笛其聲絶妙 青坡劇談

掌樂院以解音律人為貟朴堧鄭沉皆自郎僚竟至提調有朴姓官者年老失職粗學律呂新書上疏求為樂官朝廷不知而用之遂兼主簿轉陞僉正每對人論五音十二律之糟粕人皆以為知樂而其宗一無所知也 慵齋叢話

凡俗樂例於進豊呈等内宴皆奏之余謂雙花店一曲亦不可奏況於觀音讃乎所謂觀音不知始於何時必高

麗之世有能文阿媚者之所撰也每節有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之語又其全篇專頌佛道豈可以此為內殿之樂乎自始迄今若干年經幾庬臣碩輔侍從諫諍而不曾有論列而革去之者可嘆也已 稗官雜記

東方之樂與中國大異聲音既不同聽者不喜理固然也況中國之樂尤所難通然余累隨使价朝京預月朝正殿之朝所奏之樂酷似本國與民樂心記之嘉靖年龔天使用卿來使余告遠接使鄭湖陰曰本國之樂華使必不能曉惟與民樂一曲與中國朝會之樂相似今於沿途宴享常用此樂可也湖陰從之 稗官雜記

宗廟永寧殿登歌之樂章初獻用保太平十一聲而除引
入熈文引出繹成二章則其間所用之聲宗九章也亞
献終獻并用定大業十一聲而除引入昭武引出永觀
二章則其間所用之聲亦九章也此外又有初獻前迎
神奠幣進饌三章終獻後撤籩豆送神二章盖我朝禮
樂之制作始於　世宗朝成於　世宗朝定於　成宗
朝故兩樂章其稱述　祖宗功德始於　穆祖之浮海
止於　世宗之征倭其後雖以　世祖之受命中興
成宗之身致太平皆無所稱述誠以樂既備數不可添
加故耳非有闕文而然也商周之頌成湯高宗及后稷

文武各有廟樂象其功烈者以古者宗廟之制都宫之內或七或九各立其廟各專其祀故亦得各有其樂西漢廟制雖與都宫有異然各廟其祀未甞不同故其祀文帝武帝也皆以廟樂不稱為言而別作昭德之舞文始之舞及至漢明帝以後太廟皆用一廟之內以西為上之制廟不各立則樂亦不可各用固也我朝樂章其必以九備數者周禮曰於宗廟之中奏樂九變則人鬼可得以禮矣是以保太平之繹成章曰曰旣九變盡美盡善然則樂定備數之後安得於列聖之陞祔逐位制樂添加於九章之外乎 宣祖朝禮判黃廷彧請於列

聖答撰一章 仁祖朝相臣吳允謙又請追制太廟樂
章似皆不考九章定數之義至若 仁祖朝詞臣所撰
宣祖廟樂重光一章尤為未安若以祖宗功德言之則
定樂之後 世祖成宗中宗宣祖并是世室而只撰
宣祖朝一章有若於世室之中有所取舍而行為十章
其於樂必九變之義大相逕庭矣前副學李鳳徵之疏
乃有每室各加一章之請該曹回啓獨請於 仁祖室
依 宣祖室例別樂章似皆難施矣 藥川劄
聖上撥亂之初李君子異 聖求 為司諫建罷女樂悉遣遂上
歸郡邑乃始初清明之一大政也不久子異遂舍人有

一絕云奏罷梨園為諫名却来蓮閣負風情池塘水滿芙蓉冷獨凭危欄聽雨聲盖戲語也余以為戲語出於思不如無之〻為善故下一轉語以存規戒之意云不避青樓薄倖名一封真有愛君情如何聽雨凝香日却悔當初放鄭聲 荷潭錄

[illegible]

追崇

成廟追尊自出爲 德宗大王以先儒定論言之則當如宋英之濮王而已至於並宗入廟非禮之經也追尊之初 成廟雜議于公卿則或可或不可而三司至陳啓惟李承召獨倡言追尊之宜跡甚張皇 成宗雖用其言卒成追崇之計而心醜其逢迎用承召不終官止於二品而已識者嗤之 象村野言

成宗即位三年服闋後下群臣議遂追崇 懿敬世子爲德宗立別廟於延敬宮使月山大君奉祀及奏請追封至六年乙未始有祔廟之議命東班三品以上西班堂上

會議於是院相韓明澮及臺官皆以爲不可李坡孫舜
孝尤執不可李承召任元濬以爲宜祔以丙申春將祔
廟 睿宗以弟而受命在先 德宗以兄追封於後廟
位次序命議于朝院相以爲當從受命先後禮判李承
召叅判李克墩請從天倫序次從之 太廟則恭靖出
夾室陞祔 德宗原廟則以古東宮爲延恩殿以奉之

國朝典謨

燕山爲方懷墓立孝思廟金文貞諶爲大司憲率諸臺執
以爲非 成廟意廷立十餘日無倦色 上問前憲長
知母子之情卿獨不知何也對曰前憲長但知有母不

知有父也時論偉之

宣廟己巳春追尊德興君爲大院君夫人鄭氏封河東府夫人子孫襲爵依大君例四代之後奉祀之人世襲都正四時有司供牲量給田土減獲以具祭需廟至百世不遷先是囙領議政李浚慶所啓德興君追崇事考禮文廣議以啓事有傳教廷臣引宋濮秀二王追崇典禮覆議施行而退溪方被召在京既擬上議具六条並其上下論叙不果上復以差獻官官供物一節與高峰奇大升反覆商量其大意以爲古者既有降和親不得祭之文又今廟在本第數世之後子孫不得不以昭穆入

叅差官行祭勢有所碍且一廟之內一祭之設豈可祖
以官供孫以私具乎當為置土田減穫世謹其傳不得
輒有分割四仲時祭有司供牲豕一頭餘悉家具以應
不祭私親之義可以永傳無弊允為便當云初　宣廟
入承在河東夫人初喪將葬自上遣官行祭祝辭有謂
皇伯父而稱孤姪高峯以書質之退溪曰程伊川皇伯
父之說宋鑑皇從兄某之子及皇伯云者皆指皇帝之
皇今乃誤指為皇考之皇豈不大乖哉況皇考之皇尤
不可二用於傍尊也　仁宗於主上為皇伯考矣伯父
之稱亦甚未安且孤姪之云雖據家禮為文當云孤姪

子不當云孤姪也且致祭事方在國恤之初　宗廟之
禮亦不敢擧豈宜爲私親製文遣官行祭況近侍之臣
服大王斬衰輕與於私親之饋奠亦豈合禮云云至丁
丑仁順王后三年喪畢招大臣諭意幸私廟祭之玉
堂劄論其有妨於禮　上不允推恩河原河陵皆陞正
一品安滉叙六品職鄭昌瑞升堂上皆収議大臣以示
不敢專之意而言官猶論執累月竟不允戊子六月大
院君房失火命繕工營建一如舊制監造負役論賞有
差　柳川劄記
宣廟朝有金稽者上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　上下其事

希望之徒爭相傳會公議曰此事在上行之者哀安桓靈在下非之者周程張朱群議乃定事得寢白沙行狀
宣廟議祭私親白休菴仁傑以爲繼統之義雖嚴而私恩不可盡絶令遣祭官以伸至情無不可者言者以爲非是駁遞尤菴集
光海庚戌備忌記私廟母恭嬪追崇事令該曺遵倣古禮叅酌情文商議大臣講定節目斯速擧行禮判李月沙廷龜啓曰今欲遵古禮則考仲子之宮歸成風之禭皆見譏於春秋而先儒以爲越禮欲倣古事則漢唐宋諸君俱各有追崇之擧此皆拘於母以子貴之說而朱子於

綱目皆著貶辭又考皇朝　孝宗追尊生母貴妃紀氏
為孝穆皇太后而別祀於奉慈殿此正時王之制而事
例又同似當據此為議而臣等之意只仍本位則似無
追崇之宗上並母后則必貽貳尊之嫌我國生殿則稱
妃上仙則稱后既為祖宗成例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今
宜追尊為妃以示稍降之別而加以徽稱別廟享禮極
其隆盛其他節目並依弘治奉慈殿故事則其於尊重
統報本生之道而盡其義矣大臣李白沙恒福以為宜
於本號本品別立殊稱加以徽號祭用時膳官供其需
守塚守宮亦盛大其制云李漢陰德馨以為皇朝　孝

宗已爲定式中外翕然稱爲得禮該曹擬議甚似得宜
若建廟封陵極其崇厚以伸至情爲當云尹領府承勳
韓清平　議皆同三司之意皆以稱妃爲非禮之止光
海教曰予見歷代人君有追尊其所生母爲皇太后而
仍祔太廟者或有只追上皇太后之號而建別廟以享
者皇朝孝宗之事此正時王之制而今此議啓之意必
欲只上妃號未知何所據而堅執此議也旣不爲祔廟
則差別之意已存於其中矣后號之上別無貳尊之嫌
宜體予意追上后號後世雖有峻議予自當之其誰曰
大臣有司臺諫莫有言者也月沙又於講筵力陳之光

海曰宋仁宗三代後令王㐲追尊李宸妃爲太后且祔
太廟公曰初則别廟奉安而後四五年入廟此乃錢惟
演倿仁宗建此議而入廟朱子書於貶辭此乃仁宗之
過舉豈後世所當法哉　上不答遂追尊爲后　别祀
于奉慈殿祭依原廟薦以時膳月沙集
光海庚戌以私親追崇事陳奏中朝準請乙卯閏八月祔
太廟
光海追尊所生母臺諫廷爭累日李白沙恒福謂大諫宋
諄曰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范仲淹等爲臺諫不爭今日
臺諫賢於仲淹遠矣盖白沙之意子責而欲尊父母人

情之所必至非關於國家治亂則不宜固爭相持以失

上下和氣而云也 菏潭錄

仁祖癸亥遣官祭私廟祭文頭辭禮曹以爲稱考而不加

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別立支子以主其祀之典封爵

一依德興之例大臣李元翼鄭昌衍意同遂依議擧行

吏判申欽啓曰大院君下批節目非便不爲下批直書

改題傳曰允 朝野記聞

仁祖朝 章陵尊崇時李月沙廷龜鄭愚伏經世謂當稱

考稱稱位闕服喪不杖朞廟享綾原主祀服廟爲人位金沙溪長

生謂當稱伯叔父服喪不杖朞廟享綾原主祀皆主春秋綱目

記
朴潛冶知誠謂當稱考服喪三年享稱廟皆主仪禮論註說
張谿谷維謂當稱考服喪杖朞立別廟稱爲祖後服廟爲宗統崔
遲川鳴吉謂當稱考服喪三年立別廟稱爲祖後服廟爲宗統趙
浦渚翼謂當稱考服喪不杖朞廟享綾原主祀皆主爲人後

國恤

世宗朝 昭憲王后之喪赴山陵適大雨江漲不得已安梓宮於樂天亭領議政河演等議安厝向方不能決鄭河東麟趾曰是何難焉在殯南首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在玄宮北首之幽之故也記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是亦殯宮也宜當南首金宗瑞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名臣錄

國初 國恤所用梓宮臨時取辦 世宗朝鄭判漢城陟請預造壽宮朝廷是之始建長生殿仍使公廣取黃腸木監造壽器大恤之制始無憾矣

成宗朝 貞熹王后薨于溫泉欑宮奉安于城外永順君
家孫贇成舜希啓曰昔河崙死於外特命入城殯之重
大臣也今以俗忌 大行大妃殯在城外臣切痛之時
論多之 名臣錄
明廟之喪當以十月葬而日官以爲不吉大臣定議以九
月卜葬乃第四月也生員李愈疏譏渴葬 王大妃特
命於十月十五日下玄宮曰雖不吉亦可用也領相李
浚慶左相李蓂啓葬不擇日雖是盛意恐非安厝先靈
之道也 大妃從之 栗谷日記
文定王后發引時大雨禮曹判書尹春年議請百官乘馬

隨梓宮大臣、或有主其議者有旨曰都門內乘馬非古制喪禮儀乃止 栗谷日記

宣廟庚子 懿仁王后昇遐發引至回山翌日將下是夜靈幄殿火梓宮幸得移奉而萬衆喧譁大亂李月沙廷龜時爲都監提調令諸執役人等各持其物以避火火既滅公按簿點閱無所遺失乃遣郎官馳啓遂先行慰安祭用初卜吉時下玄宮如儀公又言今遭大變而冊寶器物幸無損汚請令三司六卿諸官一一審視然後掩壙皆曰然由是既事退而人無異議 月沙行狀

列聖山陵下玄宮日留都百官無望哭之禮乙亥年 仁

順王后昇遐 宣祖以是日晏然過了爲未安特設舉
百官望哭之禮 上初欲奉靈駕在陵下以盡臨壙撫
柩之禮廷臣力爭僅止仍有此禮云 清江瑣語
宣廟初喪摠護使啓曰初喪將斂大臣摠護使禮曹判書
都監堂上承旨入侍明有 祖宗朝已行之規故玉堂
劄請蒙允矣及內史召入使大臣等伏在西庭斂畢而
將舉尸入棺乃始陞殿一度臨哭而出若其必誠必信
之禮則只令內侍數人專管行事殊欠禮經古意今當
勘撰謄錄當爲後世成憲五禮儀雖不詳載而先朝已
行之例必有流傳可爲取式者乞追附於初喪条下使

後人有所考據 白沙集啓
宣廟初喪書銘旌議曰初喪凡書大行者以時未易名只
書大行以懿其稱耳此則既有平日所上尊號則當書
尊號無疑議者多以為五禮儀既云如是且初喪情文
未備只書大行意或有在臣謹從衆論不敢自是 白沙集
大行發引時所用軍丁六千餘名例徵發諸道 宣廟發
引時李月沙廷龜以兵判請用坊民遂為定式 名臣錄
戊申二月 宣祖大王昇遐初百官為位而舉哀即散處
各直房余告於諸宰曰丁卯 明宗初喪隨父兄入大
庭見百官皆列於各位若飲食便溺時暫出即復位今

則各處直房非古例也鰲城曰然 苔泉雜錄

仁祖壬寅六月有漢人李都司者賚咨而至未幾 仁穆王大妃昇遐都司問曰中國則遇國喪家々戶々皆自擧哀貴邦未聞有哭聲者何也接伴官對以至尊之喪里巷之哭所不敢也都司哂之接伴之對蓋倉卒臆料者也聞來愧甚我國所以不能純於中國者類如此 冶谷

三官記

元廟以定原君在光海朝以悲哀薨倉卒買棺不能無欠以松脂塡凹陷處用之及 仁祖登極卜山于金浦丁卯還窆焉時群議欲改舊棺 上敎曰改棺之際必有

入子所不忍見者為一時觀美使已安之體魄或致不安則痛迫之情將反有大於不得用美棺之時仍而勿改可也於是只加着漆而已 因繼錄

仁祖丁卯 元宗靈轝自楊州還葬 章陵路由京城朝議以為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作路而路狹山峻不便行喪議欲發民治路崔公鳴吉上劄爭之曰鑿山開路應費數萬役丁民怨必多且 章陵雖未践位乃君之父也避都城而從間路於理有違大臣亦覺其誤乃止議者又以經過 宗廟為嫌議於入城後別從他路李公賢爭之曰士大夫喪柩皆從大路未

聞以 宗廟爲嫌獨於大院君之喪避大路取斜徑此
何禮也且 殿下親奉灵轝入城而 殿下由大路灵
轝由斜徑 殿下之心豈得安乎 上卽命禮官更議
竟由大路而行 巡平行狀

國恤時宗室文武百官妻成服祭服之節出於儀註而未
聞有行之者昇平府院君夫人聞訃之初下庭擧哀又
行成服節次然則雖不家行此禮而亦或有能行之者
也 治谷三官記

余在司中李監察文雄以受香來詣闕中余問何祭曰爲
歲引祈晴于社稷余曰不雨何祈曰蓋恐有雨豫爲之

禱國之典也聞来甚惑焉上穹尊嚴其敢如是黷告乎

邦憲之不可曉者類多如此 三官記

赴哀一節以朱子爲郡時事觀之則其境士夫哭於其官府既有明文古者又有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之說矣以近世言柳西涯極言外臣入哭之非而近年以来則外臣赴哭成一令甲 仁祖喪宋叅議國澤以緩赴(赴於葬前)而被論於金執義弘郁尹善道以不赴憲府論啓甚久愼獨齋赴朝後其論遂止然宋神宗喪温公自洛入臨於汴京竊謂赴與不赴各是一義也 左齋集

乙丑五月 仁祖昇遐五禮儀無大臣近侍入叅斂殯之

文只於 明宣兩朝喪始講行之至是禮官趙翼攄故
事請令入叅 上以五禮儀所無難之俞市南棨劄引
周禮之記及通典所載漢唐之禮請從禮官之請 孝
廟允之遂為定制 行狀魯西集
己亥五月 孝廟以鬢腫受鍼申可貴下鍼之幾離穴血
流如注不止時先君翼憲公為領相沈公之源為左相
方在熙政堂北庭聞有命急超進至大造殿正寢 上
已昏之俄而屬纊宫中舉哀時啓字櫃在 大行枕邊
先君戒内侍封鎖着署書臣謹封稟于 世子以藏之
又分付兵判洪命夏嚴飭宿衛令訓鍊大將李浣御營

大将柳赫然退在信地扈衛宮城 公私見聞

己亥五月 孝宗昇遐尤菴宋公時烈同春宋公浚吉皆在朝其於慎終之道宜無所憾而小歛時縱橫布陳而不結喪禮雖有未結以絞未掩其面之文時當極熱合有變通而不能深思善處以致 玉體浮大至於長生殿梓宮挾窄而不得用領相鄭太和乃出附板之議此誠臨急不得已之計而两宋稱鄭以能臣身為首相而誤大事能者果如此乎 菊堂俳語

孝廟大漸時賤臣時為吏判與領左相承命趍入則 上已昇遐 中宮設屏於御榻西北邊而避入擗踊群臣

遂環繞　御榻而哭既而以　世子尚在西廡　中宮
所處至近故皆即哭出小歛時大臣以下請入視歛都
憲李應耆至於伏閤位請良久始許入視則歛已訖矣
賤臣請依禮文不結以絞直出于梓宮處使次知內官
以細竹量　玉體而来其濶跨于梓宮墻外有餘賤臣
即與鄭領相入達　世子更入奉審則果極壯大或疑
其歛衣太厚以手奉按兩肩則所襲者甚薄明知爲
玉體肩甲甚濶矣領相出廡下達于　世子使鄭善興
急求廣板而不得遂使延城君李時昉連板須臾而成
小歛之夕　中宮下敎于賤臣曰　玉體有浮氣將奈

何對曰士大夫之喪浮極則例為還縮今大歛尚遠其前必如常翌暮又教曰 玉體既浮還平果如昨日所言 尤菴集

南藥泉九萬奉命廉湖南道奉 孝宗諱奔赴命卒事還 昆侖集

國恤時居憂人成服者趙樂静錫胤不成服只以私喪服哭闕外者南叅判老星 晦隱集

顯廟甲寅 仁宣王后初喪第二日下教曰 玉体浮氣漸重若依禮文三日後小歛則必有意外之患今日欲為小歛矣右議政金壽興啓曰壬申年 仁穆王后之

喪初日適緣夜深不得行襲儀殯殿都監啓辭以爲
懿仁王后以六月二十七日昇遐而二十八日行襲儀
宣祖大王二月初一日昇遐而初二日行襲儀此乃事
勢之不得不已而然今亦依舊例退定云云而小斂仍
行於第二日又於己丑年先王下教曰今日午後浮氣
漸盛今日必欲小斂禮官往議于領敦寧金尚憲大司
憲趙翼大司諫李行遇則皆以爲事有經權似難膠守
禮制此日申時行之先朝已行之例雖如此係是變禮
令禮官問于三司長官後更禀云云禮曹啓以大司憲
南龍翼副提學李端夏大司諫李翊相皆以爲今時與

夏月有間似當依禮經行之云云兩司仍為合啓請依
禮退行　上不聽以卯時行小斂 國朝典謨
顯廟甲寅　仁宣王后初喪以梓宮尺數過長不稱於見
採特命閭閻板材可合者覓得院相以為　祖宗朝以
来不稱尺數者何限而曾無臨時變改之事請以衣服
補空用之兩司合啓至三玉堂上劄爭之皆不聽又教
曰今日言者皆以　祖宗朝以来必用長生殿梓宮為
言予非不知此意而空缺處以衣襨填補則發引前累
朔之間安保其無欠且廣剩只是一分此尤難處矣三
司長官及諸承旨招来問啓殯殿都監啓曰諸臣等皆

以為初只以梓宫過長之故有所陳達必欲仍用而至於廣剩之不足今始聞之始知決不可用矣遂以寧陵遷厝時别備梓宫用之而長廣太過故衣襨稱數不限常規别為多用容窓補空 國朝典謨

甲寅 顯廟國恤時 肅廟教以梓宫加漆時百官會哭不但老病宰臣有致傷之患各司廢坐可慮今後勿令會哭大臣以為舊例不可全廢只令二品以上兩司長官入叅從之 寶鑑

顯廟國恤時命勿造山陵灵幄殿暫奉梓宫于丁字閣 寶鑑

肅宗辛巳 仁顯王后 國恤時領議政崔錫鼎左議政

李世白曰當此　國恤士夫家大小祥儀節宜有定式
以禮記言之曾子問君服中私喪變除孔子以除服不
當過時荅之禮意甚明而五禮儀有卒哭前大中小祀
停廢之文故遂以爲例近世士夫多行祭於卒哭後而
所謂大中祀乃國家祀典非指士夫家祭祀也以義理
言之　國恤中士夫家時祀可廢而忌墓祭猶可略行
練祥虞卒哭是喪中之祭本無吉凶相襲之嫌宜自朝
家定制使之依禮經行祭而除服也又曰　國恤時元
無禁葬之令而每當　山陵未定士夫家不行葬禮因
以成俗禮曰葬先輕而後重且大夫士庶人之葬期各

有月數若踰月則便成僣禮今亦宜使營葬 上從

之寶鑑

喪制

我朝國喪卒哭前上下皆着衰服卒哭後視事時權着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燕居時着白衣笠帶凡干喪事着衰服此 祖宗朝法制也 成廟朝議者以爲旣着烏紗帽則笠亦當黑遂於卒哭後着黑笠 中廟賔天柳灌爲摠護使建議以爲衰服未脫而遽着黑笠旣乖礼意且非 祖宗之制遂定白笠之制 明廟朝文定王后初喪禮官依五禮儀定白笠之制尹元衡以爲白笠乃柳灌所建之議今不可用遂於卒哭後上下皆着黑笠

栗谷日記

中宗賓天國制儒生無服只白衣冠三年徐花潭敬德曰君父之喪安可無服乃服齊衰三月乙巳七月　仁宗昇遐喪制亦如之 名臣錄

明廟卒哭後始着白笠復五禮儀之制 栗谷日記

明廟丁卯五月　恭懿殿未寧　上令政院考服制以聞時退溪在京以為在禮嫂叔無服自上合無服衆莫敢違奇高峰以遠接從事追後入城曰　仁廟君臨一國今　上自有繼體之服豈可援嫂叔之禮乎退溪聞而思之曰明彦之言是也倉卒失對吾不免罪人云此言朝廷皆知之故丁丑十一月喪雖有一二異議定為繼

體之服上下無間高峯之精詣退溪之服義一國賴之其利博哉 梧陰集雜識

宣廟乙亥仁順王大妃葬時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哭後依宋希宗例以白衣冠視事大臣權轍洪暹以為玄冠烏帶卒哭後視事載於五禮儀不可輕變朴淳盧守愼以為正合禮意栗谷長玉堂上劄以為必欲如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當俱衰絰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袍以為視事服而今既蹉過不能追復寧依宋希宗白衣冠之制為近古也若玄冠之制宋高宗時羅點之所建白也此時易月之後純用吉服故羅點此論猶愈於已也

五禮儀揆定時希賢許稠引羅縣之說爲定論至今志士慨嘆豈可再誤於今日 上遂斷然行之卒哭祭罷後以白袍白冠白帶還宮群臣服皆同 栗谷日記

宣祖朝仁順王后之喪因 上教以后嘗臨朝聽政有群臣爲服三年之議金黃崗繼輝爲大諫謂柳大憲希春曰此事誤定後爭之甚難即合司伏閤論后喪自有定禮其議遂寢 名臣錄

宣祖己卯 仁聖王后禫祭日禮官定爲受賀之儀兩司啓曰哭泣行祭而遽受賀禮非禮也 上曰舊例不可改也兩司爭之竟不允及祔太廟 上親祭大赦受賀

行飲福宴之時舊例或用女樂不在於五禮儀禮官循
例將用女樂兩司玉堂政院以爲飮福之宴承神之休
當肅敬將事不宜聽女樂淫褻之聲　上以爲矯激終
不聽　栗谷日記
百官庭請啓辭有曰仁順王后之喪在於正月二日而從
權之請發於二月之初當時　宣祖大王春秋尚少也
疾病未作也朴淳盧守愼爲左右相李珥爲副提學識
禮之臣非不多也云云余惟之以爲栗谷豈爲是也或
經　仁廟喪未久其有所懲戒而然耶今聞朴學魯之
言簡易齋集一人墓誌有其時抗論以爲不可而庭請

遂止云雖不能詳然可知其當時必有曲折也冶谷三官記

宣廟乙亥 仁順王后昇遐 上八朔不從權領議政洪

暹曰 仁廟行素太固出接天使時天使勸膳 仁廟

出御手瘦黑太甚果以此成疾不起故今日群臣尤為

悶迫副提學李珥曰 成庙執喪盡禮行素既久自覺

漸憊不能止乃曰素食果難予當以不近女色為盡心

之地乃進肉膳而三年不近女色此非誠孝之不足也

勢難故也栗谷日記

舊制王妃父母喪葬時皆無望哭之節 孝宗朝李完南

厚源建白以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遂定為令式而

行之
顯廟甲寅 仁宣王后國恤時禮曹啓曰大王大妃殿服
制以期年磨鍊啓下而家禮服圖及時王之制子婦服
有期大功之別也己亥國恤時 大王大妃旣服期年
之制則今此服制爲大功無疑節目中以大功服改付
標以入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七月大丘幼學都愼徵
上疏以爲曾以國制長子之服爲期年於己亥而反以
國制衆庶婦服爲大功於今日何其前後之有異云云
上命招時原任大臣六卿政府東西壁判尹三司長官
使之會議今番服制與己亥同異與否考出以啓賓廳

啓曰己亥服制議定時初因禮曹啓辭領議政鄭太和
左議政沈之源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完南府院君李厚
源領敦寧李景奭領中樞元斗杓等以為臣等於古禮
雖不能曉解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為期年服以此議施
行矣庚子三月掌令許穆上疏請行三年之制右賛成
宋時烈右叅賛宋浚吉以儀禮注疏四種之說援據論
下鄭太和請於宗錄中考出貞熹王后之於 睿宗大
王文定王后之於 仁宗大王已行之制而考出則
貞熹王后於 德宗大王叅行期年之制文定之於
仁宗服制無見出處其年五月又因右相元斗杓劄請

行三年之制鄭太和沈之源李景奭鄭維城等議以為
考諸宗錄無三年已行之例喪祭從先祖乃是禮經明
訓當初以期服議定者既據五禮儀則今豈有異見云
云臣等今以諸臣之議觀之大典服制条云為子期年
而已別無長子衆子之別故己亥議定時大臣儒臣皆
稱時王之制無長衆子論卞之語矣自有三年之議始
以長子次長子之說論議紛紜大槩為長子三年為衆
子期年即古禮而不知長衆皆服期年乃國制也云云
上以啓辭欠明縷縷下嚴教賔廳再啓曰大典為子之
服不分長衆皆為期年故己亥服制時長衆之說初不

擧論只行期年之制而今番服制則大典子婦之服旣
有長子妻期年衆子妻大功之異而其下别無承重則
服期之語以此觀之大王大妃服制之爲大功不可謂
無所據矣　答曰己亥服制議定之時未聞有長衆子
之說但於當服三年之說覆啓収議之時雖或有之此
非朝家採施之事到今敢發衆庶大功之說五服條無
承統一欵則雖曰時王制禮乃未備之處而不爲叅考
禮經會議之意安在賔廳三啓曰儀禮經傳父有長子
條註疏有曰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
亦名長子泛觀乎此則似若適妻所生之承重者通謂

之長子而其下又言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其三則
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其釋庶字以爲庶者遠別
之也者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子之承重者不
得三年矣上下所言適妻所生第二子則同而一則謂
之長子而服三年一則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必有所
由然也其四種之說有曰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
有癈疾不堪主宗廟也執此說而究之則上所謂第二
子之亦名長子者以是因適子有癈疾而言之者癈疾
之適子既不服三年故爲此第二子之亦名長子者服
三年也下所謂立庶子爲後者雖是適妻所生之第二

子無乃其為長子服三年故不得又為第二子而服三
年也又適婦条註疏有曰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
得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
也就此諸条反覆叅互則今此服制之用國典大功者
似不悖禮矣　荅曰卿等皆蒙　先王恩渥而敢以體
而不正斷為今日之禮律耶可謂薄於君而厚於何地
耶賈疏既曰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
亦名長子云莫重之禮決不可以附托之論為定　大
王大妃殿服制依當初磨鍊國制期年制定行其時禮
官判書趙珩叅判金益炅叅議洪柱國正郎任以道并

拿鞫嚴問（肅宗卽位後徒年定配）領相金壽興以無倫不近理之說倡言体而不正之語忽先王附他論之罪不可不正中道付處（春川）掌令李光迪持平柳之發啓請還收　答曰莫重服制為禮官者所當明暢奏達而不請議處直為付標臺官當嚴辭請罪反欲求解爾等乃臺閣中無狀不擧職者也并削奪官職門外黜送左議政鄭知和再上劄伸救　答曰曩時大臣收議一無體而不正之語庚子論下之言乃朝家不用之一場空言今日賓廳之啓敢發此言而今若曰非今日大臣倡言之罪云則厥罪誰極予未曉也　國朝典謨

甲寅 顯宗國恤過因山後禮曹啓以自 上於臘享時當受 仁宣王后承重服副司直吳挺昌上疏以為未葬者曰其葬而制服在小祥前乃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則申心喪併通三年而除者乃宋皇祐元年著令而宋儒黃榦著之儀禮經傳續編以補古禮之闕令國家從先正臣李滉之說將於臘享受服切想李滉時中國書籍未有如今日之盛行我國故容有未見續編而然也今則經傳古禮既行於世宜一從先儒已定之說領相許積曰代服必待小祥者古禮司馬操之說也不必小祥而受服於朔望者李滉之言也 挺昌之言宗據古

禮而臣與金壽恒累日請寃則帝王家與士庶不同旣踐其位行其禮獨於受服必待小祥則其間祭祀節目多有不便至於稱孝稱哀亦甚拘碍且以未受服每每攝祭亦所未安故不得已從李滉之言矣 上從之令於元日受服 寶鑑

肅廟庚申仁敬王后國恤朝臣之承訃於二十六日者雖舉哀踰日成服於初一日承訃於二十七日者成服於初二日陪從於時御所者勿論承訃先後使之從服於自 上成服之日時 上在別宮聞喪於翌日故也 寶鑑

肅廟庚申仁敬王后國恤禮曹啓以家禮五服圖曾孫嫡

婦小功而其姑在則否 大王大妃莊烈王后之於大行王
妃揆以情禮不可無服制而五禮儀既無可據之文又
無國朝已行之例請議大臣左相閔鼎重以為 大行
王妃之於 大王大妃當以已承重者為曾祖母齊衰
則曾祖母之於承重曾孫婦全然無服似非情禮之所
安判府事李尚真以為不當服校理林泳等以為曾孫
婦既無本服又不得為承重之服則其為無服似無疑
上教曰古人云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大王大妃殿
服制雖曰無有於此喪既有重統之義又有報服之理
慈聖為此喪服適婦期 大王大妃為此喪服適曾孫

婦總則各服其服似無相壓相妨之理以此分付舉行
寶鑑

辛酉六月　肅廟以永昭殿練祭設行當否弘文館考出禮典又為詢問於在外儒臣宋時烈李翔等皆言　殿下既用易月之制服之既盡更無可錬之服則錬之為祭真所謂無其宲而有其名然今若不行應行之練祭則練主改造當在何時守侍陵官之變除亦在何時初忌日祝辭當稱練事耶當稱祥事耶　上教曰今若諉以無變除之節而不行練祭則情禮欠缺揆以事理不可全廢三年之義練禫節目并磨錬舉行　寶鑑

肅廟甲子因禮曹収議判府事李尚真以為遂入既祔除衰而皂巾青凉衫以終喪雖是朱子之定論而今之儒生既無卒哭後除衰之節常着白笠帶以終喪則獨於科場巾帶別具黒色未知允合於朱子之意五禮儀中朝臣烏帽之制既變為白帽則儒生之黒巾亦當變為白巾矣 上遂命以學校試場一体定制施行 寶鑑

肅廟辛巳禧嬪張氏賜自盡于闕内後禮官告訃于王世子及嬪宮舉哀於別堂朝廷奉慰問安喪事則自宣仁門出送治於別處賜以長生殿副器戶禮曹官以生時品秩從厚治喪王世子依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

文服緦司直李益壽疏請殯斂之際世子躬親照檢如以冲年傷損爲慮替送宮僚爲宜云禮曹以世子之親臨此喪揆以理勢事體俱不可輕議宮官只是勸講之任則亦不可管攝喪事請使其內外族屬之無故在京者與護喪中使相議看檢 朝野記聞

肅廟癸巳教曰五禮儀凶禮中烏帽黑帶之制因閔純之議既已釐正而團領衣巾裹帽未有變改忝以古制欲一釐正禮官稟處領中樞尹趾完以爲君臣服制之儀既有朱子之疏昔我 仁祖大喪時文敬公金集亦以此進劄議者多難之事遂寢及己亥臺閣合啓館學抗

章儒臣宋時烈宋浚吉亦以爲可行而大臣李景奭等
一時名相五六人皆以爲不便亦莫之行豈不以古今
異宜窒碍難行之故耶行大司憲權尙夏以爲子之於
父臣之於君喪之之禮無有不同而國朝喪君之禮則
既非喪服又非公服真所謂笇纓紙褁不成貌樣者也
惟願斷而行之請令羣臣同服縗服　上教曰茲事自
有朱子定論斷然行之可也自此遂復古禮寶鑑

國婚

太宗朝欲以公主下嫁府使李續之子續不從命 上怒禁錮其子孫至三世乃得解 眉叟記言

太宗謂大臣曰有一女年尚幼然及國家無事欲令適人廣求四五品以下士族家已得議郎南景文之子凡為駙馬者不患貧賤若門閥子孫習於驕奢鮮有不敗者吾欲取官卑者子孫此兒議政之孫議政已老其父早世鞠於寡母端不驕逸予以諸婿觀之初納婿時以平壤伯趙俊開國元勳與同休戚以子大臨為婿果為睦賊所詿幾不得其死此乃諸卿所共目擊也其時李茂

為相必欲速治幾貽後笑清平君之父居昜亦坐大罪
以子之故得保令終父有罪而子為駙馬事之難處莫
甚焉故上遴士族子孫欲其無驕奢之習也 寶鑑
世宗朝 光廟以首陽大君在潛邸吉禮未定初以 貞
熹王后之兄議婚監察可氏至其家主夫人奉處女而
出與之對坐 貞熹年尚少短衣童髮隱於主夫人之
後而觀之主夫人推入之曰汝次尚遠何敢出頭乎可
氏告於主夫人曰其阿只氣象不凡請更觀之嘉歎不
已入闕啓之遂與定禮可氏知人之鑑至今稱之 松窩雜記
成宗朝惠淑翁主將下嫁申從濩之子沆 上謂從濩曰

翁主下嫁後有謁舅姑之禮古之制也翁主生長禁中或有挾貴驕傲之弊必須自少知禮習與性成而後能執婦道卿勿以貴廢其禮也 國朝典謨

成宗朝納世子嬪自朝風雨大作 御札付嬪父左叅贊愼承善曰世俗以婚日風雨爲忌大凡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之生莫非風雨之功云云自午開霽清明 海東野言

國朝初選儀賓必取其地散品下者蓋不欲人才之局速禁道也自 宣廟以後則不然必擇其桀然而秀窈然而文者故彬彬乎皆可尚也 尤菴集

宣祖辛卯以駙馬揀擇單子　傳曰國家取人之規至狹至於婚姻之際姓字雖同非出同貫則安可諉以同姓乎若非國姓則取之無妨禮曹以無前例可據請廣收廷議　上曰士大夫家則未有嫌此者而獨於國婚有如此雜說况　世宗朝有李淑儀者我朝亦嘗有之矣左相柳成龍參判具思孟等獻議力爭遂止寄齋雜記

祖宗朝惟　大殿及東宮嬪則收取士大夫處女年歲單子使之入闕而遴擇此外雖大君之妻或令尚宮或令監察司氏就其閭閻本家擇而議定至于今　上朝庚孼諸君之妻亦皆收其單子使之詣闕自擇之非徒失其

先王世守之家法僭分越禮之禍亦自此始矣 松窩雜記

仁祖為昭顯世子擇嬪有處子容貌豊盈一見可知其為有德之人而其坐立無儀哂笑不節賜之飲食則無論飯羹湯胾皆以手指取啖宮人指以為狂 上亦疑其病風不之察也後有所歸甚有婦德 仁祖聞而咄嘆曰我墮其術中矣其處子姓權云 公私見聞

顯廟癸丑明善公主三揀擇後喪出 上命仍存駙馬孟萬澤爵號又令入見喪事大臣金壽興獻議以為諸般吉日既已推擇啓下嘉禮廳亦為排設此正禮所謂告期而未成婦者壻為齊衰服而吊之既葬而除之者也

仍在與否固不敢臆斷而但帝王家禮節與士夫家不
同爵號仍存雖出於有所不忍而前頭難處之事不止
一二 聖上亦已念及于此否耶遂還収爵號退憂堂集
肅宗丁亥戶曹判書尹世紀曰 延礽君吉禮時婚家經
用之需皆出債於人而無路還償債主或呈備局或呈
臣曹非但取怨於民其在國體極為疲弊至於大婚則
事体尤別而慶恩府院君家及故監司沈權其他古人
之名俱在於冊面置簿有若負債者然戶兵曹及宣惠
廳同力還償似好矣右議政李 曰此事似無前例
若國家本支蕃行之時婚家出債之物有難自公家一

一備償而今此有司請償之言盖慮國体民怨亦似無妨矣但宣惠廳則需用之道與他有異賑廳則備償何妨乎　上曰公債特爲蕩滌市民之債自戸曹賑廳還償可也備局謄錄

典禮故事

太宗戊戌八月 上命禪位于世子政府六曹諸臣等排闥直入呼天痛哭請寢成命不允世子亦固辭不允上以大寶傳于世子即移御於蓮池洞宮 世子即位景福宮受賀頒赦且率百官具箋奉謝于 上王殿軍國大事則皆啓于 上王十一月 上服衮冕御仁政殿奉崇 上王聖德神功 大妃厚德尊號幸 上王時御所行獻禮東閣記

國初權近上書依皇朝法祭厲鬼名曰厲祭至於列邑皆設壇祭之大東韵玉

國初王世子朝服制與臣僚同　成宗朝尹判書孝孫以爲失貴賤之義建議定七梁遠游冠之制名臣錄

世宗晩年多疾倦于勤不能視事　文宗在東宮命叅決機務乃開議事堂受群臣朝叅東閣記

成宗壬寅唐陽公主卒禮曹啓公主卒無停朝市　上特命停一日弘文館考前史云宋時長公主卒停五日上曰古亦如是今胡不然命停三日諛聞瑣錄

成宗朝親祭先農遂躬耕籍田王妃率世子嬪及內外命婦親蠶　上曰躬耕所以供粢盛今之東西籍田是也稍有其案親蠶所以供衣服有其儀而無其案今欲織

作於內其造織器又遴織婢以入 國朝謨烈
中宗昇遐廟號稱宗 仁廟傳曰父王當廢朝危難之時
撥亂反正有中興之功欲稱祖何如回啓曰昔宋高宗
廟號欲稱祖尤褒以爲漢光武以長沙靖王後入承大
統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子直繼欽宗不當稱
祖云我朝世祖之稱祖者以中興而以弟繼兄故也大
行王雖中興直繼 成廟之統稱祖未穩 上命更議
大臣等以爲議謚大事朝廷議定不可更議 東閣雜記
明宗卽位當舉垂簾之儀百官會議賓廳領相尹仁鏡曰
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李梅齋彥廸曰

宋哲宗時大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安有嫂叔同御
殿之理乎由是朝無他議行狀宣廟朝仁順大妃問垂簾
之道大諫白仁傑進曰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久聽
國政仁順不悅未幾撤簾名臣錄
明宗乙巳議定垂簾之儀　明廟坐于簾內洪忍齋暹以
大憲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目咸覩今者慈殿在簾
內　殿下縱不得坐北宜出坐簾外以臨群臣即允之
名臣錄　癸丑七月還政退溪製進教書
穆宗登極詔使許國魏時亮入京時　時廟新昇遐兩使
詰問禮官曰權知國事未受為王當與群臣同服事出

變禮典禮無據李議政鐸時為禮判乃以世子七章服
為請誥使許之 名臣錄

本國 列聖諱皆有代用之字凡於上章公文科場製述
毋得犯 本諱其代字人罕知之故今錄於下 度祖
諱代沖 太祖諱代朝 太宗諱二名故無代用 世
宗諱代禑 文宗諱代琳 世祖諱代理 德宗諱代
明 睿宗諱代光 成宗諱代欣 中宗諱代豫 仁
宗諱代 明宗諱稀僻無可代用 稗官雜記
今上 宣祖 嗣服初改潛邸舊諱自下備三望皆以日字傍
之字擬進其時職字備首望或副望未能的記而其備

擬則分明適點於今　御諱金烋判繼輝追聞之駭曰
瞰字乃　恭靖王御諱若被點則當奈何々幸不點耳
其後　宗廟御寶爲李山所盜設都監改造余爲提調
奉審　廟内各室冊寶則第一　康獻王室中有　恭
靖王上尊號玉冊文曰臣瞰云々方知瞰字　恭靖
王諱而舉世無知者獨金烋判知之可謂該博矣月汀
漫華
宣祖辛未八月康陵丁字閣火素服五日栗谷日記
壬辰之變全州慶基殿　太祖晬容移安於寧邊甲寅重
建眞殿遣中使及承旨禮官奄來將過京城而去禮官

請設帳殿於慕華館基舉百官行祭以送時九月九日
也 皆泉雜記
宣廟癸巳四月二十五日　宣靖陵變報至　上在永柔
行宮出闕庭率百官會哭二十九日卯時出闕庭服緦
麻就位率群臣行四拜哭盡哀又行四拜群臣以白衣
黑笠黑帶行公　上臨朝御白衣白笠 壬癸行朝錄
太祖三年甲戌欽差内使黃永奇等賫至告海嶽山川等
神祝文内節該高麗陪臣李仁任之副今名某云云節
將本宗世系於李仁任不干事理奏聞　太宗朝又遣
李彬奏請改正成祖降敕允許厥後連爲請改而或許

或不許及　宣祖甲申使臣黃廷彧得新會典以來刋
僞辨誣甚悉戊子俞泓得印本一卷以來　上親告于
廟社己丑尹根壽得全帙以來　上又親告于廟社又
曰夫子乃彝倫之主予當親祭以告彝倫復叙之意遂
祭文廟又命俞泓等一行及承文提調等賜宴于太平
館以勞之因命錄光國勳以三人爲首東閣記首尾凡
一百八十年使臣十一起乃得請
壬辰亂後朝臣禮奠之儀因廢不擧至癸卯崔贇成滉卒
上特命吊祭復舊白沙集
仁祖癸亥光海夫人病逝于江華　上命歛襲時衣衾棺

擲急速下送禮曹啓曰 月沙 此與慶嬪之喪有異令儒臣
博考三日停朝市五日素饌禮曹堂郞着護初喪令圻
伯備設上食各殿下送解事內人二人親屬一人叅見
燕山反正初以燕山降號今番初無降封之節先以降
封事奉承傳後以邑號書銘旌依允以王子例爲之墓
限依燕山時例加給三百步 月沙集
仁祖丁卯十一月初八日以天啓 皇帝昇遐百官擧哀
十一日百官成服四品以上衰服五品以下白衣烏帽
角帶擧臨三日十四日除服 芝峯日記
仁祖辛未三月江陵集慶殿火 太祖真幀未及救出自

上率百官舉哀 晩雲日記

仁祖辛巳光海卒于濟州逮事臣僚皆食素四日而上聞公私見

禮判李顯英議白 上內庭一次擧哀百官變服衙門

會哭搢軍皆白布巾等項請議大臣李延陽時白上劄

請拿問禮官 上不允 同春集

仁祖議謚先稟祖宗二字 孝廟命用祖字始定烈祖中

改憲字終以仁字外議多以稱祖及一廟疊謚爲未安

應教沈大孚疏論祖字之不可用兪市南棨疏言 列

聖廟號旣有 仁宗今日復用豈是別嫌之意也論者

以 太祖太宗世祖世宗欲爲今日之援據夫太者無

上之稱世者世室之義字義不可見於謚法歷代皆用
剏業中興之君惟我祖宗亦用此例而今不可爲據也
惟 皇明淳祖昭皇同用一字未知有何經據而當時
如三揚輩所定典禮不無後来之疵議更詢廷議以求
至當幸甚以此轉輾至於竄北行狀魯西集
古之有功德於民者死則民自罷市巷哭乃見遺愛之在
人也我國公卿之喪自官依式限日停朝市已非古意
向有人自京来言昇平府院君之喪李政丞景奭往吊道
見小巷有依舊坐肆者言于漢城府推治其罪可發一
笑冶谷三官記

顯廟甲寅仁宣王后初喪傳曰以制祭服之故明日成服似有未及之患禮曹三堂上當該郎廳并拿問處之此日有闕之代口傳差出未安禮曹判書以六卿中兼察事承旨議于大臣爲之大臣以兵曹判書金萬基使之兼察國朝典謨

肅廟辛未歷入東武安王廟左相睦来善以爲依倣周王式商容之閭行式禮右相閔黯以爲不宜拜亦不宜式當擧手揖　上從黯議辛未又歷入南廟依前行揖庚寅　上語諸臣曰關王庙不拜而揖果無失於禮否宣廟朝親祭時必不行揖禮也左相徐宗泰曰其時則

天將同往或行拜禮今不必永遵關王自是異代名將
與先聖師有間行揖之外無他禮矣　上命考出
宣廟寶錄則　宣廟行再拜　上命今後依此行拜禮

寶鑑

肅廟癸未十二月命行　延礽君冠禮于瑤華堂賓以正
二品贊以從二品差出視世子減一等禮曹以節目就
議大臣判府事徐文重以爲親王子冠禮詳載集禮會
典而五禮儀則闕焉該曹又無謄錄之可據則事是刱
行而世子冠禮亦且行于東宮則今獨不行於私第而
行於大內別堂失次之大者也廚院設醴尚方陳服一

依　世子冠禮之儀安得無混逼之嫌乎左相李畬以
為皇朝會典皇太子冠禮行於奉天殿親王冠禮洪武
定行於王邸成化更定於奉天門前東廡今此冠禮之
行於大內別堂臣以為未安也且集禮皇太子冠則三
公一人為賓太常卿為贊親王冠則禮部太常官為賓
贊云太常官之非卿則決矣而所謂禮部官亦非必尚
書也今之以亞卿為贊亦似過重矣遂改定處所於通
化門內東月廊賓以從二品贊以三品差出 實鑑

朝體

外官堂上官使臣大門內三品以下使臣中門內鞠躬六品以上於大小使臣大門內七品以下大門外鞠躬並時服觀察使初行則朝服迎于五里亭議政則公服

隅等者如五品於三品之上就前再拜上官不答差等則答拜揖禮則隅等者就前揖上官不答差等則答揖道遇則下官下馬上官放鞭過行差等則下馬相揖同等者馬上相揖堂上官則雖隅等並下馬相揖

外官堂上官於堂上官使臣從西戶入就前再拜使臣答

拜於三品以下使臣客東主西相對再拜三品以下於堂上官使臣現身請謁就階上於三品以下使臣隱身請謁並從西戶入就前再拜使臣差等則答拜隔等則不答

大小員人道遇香祝教書諭書宣醖宣牌之類下馬鞠躬賷奉人不下馬遇供御之物則拱立

大小員人遇巡將巡官皆下馬巡將巡官大小員人遇御押標信皆下馬並大典

奉命大小臣僚道遇香祝皆下馬奉香祝使臣則否續錄

黃翼成喜為相金宗瑞為工判嘗會于公處宗瑞令工曹

署備酒果而呈之黄怒曰國家設禮賓寺於政府傍者
爲三公也若虚賜則當令禮賓寺備来矣何以私自公
辦乎欲入啓請罪諸宰救之乃止致宗瑞于前而峻責
之金相克成嘗以此事啓于經席曰大臣當如是可以
鎭壓朝廷東閣雜記
世祖朝金中樞有禮以舌人職至二品嘗充赴京正使叅
議李芮爲副時相申文忠公啓曰金坐向南而芮以文
官當北面今既爲正副使宜令連坐　光庙曰宰相何
有是言有禮職二品芮爲三品官何得連坐王爵随人
有高下耶文忠失對而退近年有以雜技爲二品官與

文官同爲提調則文官雖降一階使坐其上此亦隨人

高下之設也 謏聞鎻錄

成宗朝司宰監提調李石亨是正一品褒貶等第時判書

叅判坐西叅議坐南有妨仰朝躰面諫院啓請遞之 國

朝典謨

明廟癸丑景福宮火重修垂畢沈忠惠連源以首相禮判

尹漑以都監提調往審見其外閤窓戶皆用朱紅銅絲

等真緑尹公大怒即捉致該郎李仁健鎻項脫帽而責

之曰唯大內寢室乃用真緑而么麽一微官敢欲取媚

要譽毁法至此當論以毁棄制書律辭氣勃勃仁健乃

忠惠之婿也忠惠聞若不聞待其徙沙地哀辭若語請死求乞極其困辱然後乃曰此乃愚婿也年少新進不知國制有限自陷妄作似非有情而毁制之律無乃大重乎幸思其次遂止推考 寄齋雜記

如有奉命出使則朋僚皆邀迓設酌又於發行之日亦皆出郊送之雖勳貴大臣未免俗態惟洪益城應承命詣闕而已他無所詣亦不曾迎餞只於赴京之使及各道監司發行之日遣錄事持一壺往餞之時人以為真得宰相之體 慵齋叢話

中廟朝李沆為相臺諫駁之至請遠竄大臣宰樞會賓廳

仲救許判書硡後到鄭領相光弼曰何遲也許曰心有未安處熟思故晩也臺諫所論不須是非而 主上以臺言竄流于外則流之行雖僅出城門大臣宰樞仲救可也今臺諫方集臺廳論之大臣亦宰樞會于賓廳同時並啓有若戰場何也君子先公後私我言乃至言也遂辭出鄭公懟服 前言往行錄

靜庵先生以大司憲赴衙高荊山以戶曹判書在先雖知公在後而故爲遲遲蓋示其倨也先生使拘其陪吏一日而放之人有問其當否先生曰彼之所爲大失士大夫讓路之風誠爲非矣栢府雖撿敕風俗彼亦大臣非

我所敢糾正之人因其吏似為過當故即放之高聞之極以為是 寄齋雜錄

李栗谷掌銓時以銓曺事徃時相某公家受鷹望而忌紙硯某公言其失躰因其陪吏人有為栗谷介懷者栗谷曰我旣失體丞相之責我自是相府体例事也吾何憾焉 公私見聞

李相國元翼壬辰亂作為平安道都巡察使 宣廟次龍灣公住安州肅川間以當賊衝時都元帥金公命元及韓公 權公徵并稱都巡察使與公等夷聯坐一行公力言其非請都元帥統禦三都察公先自降禮具軍服

謁拜迎送由是歸令有所專矣 諡狀

适賊之亂光海君自江華舟還于泰安賊平復返于江都其時奉命別將承傳及宣傳官等為其奉標信所經官舍共入上房而處光海於西軒厥後兩司彈論以為偃然自入上房甚不當連章不已別將等數人皆罷其官余未知兩司之所以為心也光海今日只是一王子耳一王子與主上標信孰尊焉 冶谷三官記

張谿谷在 仁祖朝以吏曹判書兼大提學言事獲罪特補羅州牧使公在朝頗以簡傲得謗而及其莅州武人之為金吾郎者為拿罪人過入客舍公具冠帶乘馬以

進曰王人入府不可乘轎及其相見禮貌甚恭金吾郎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損如是公笑曰都事在京則踵吾門納刺亦難而今則外官之待王人不得不如是人或以過恭疑之公曰吾豈不知而末俗尚驕下陵上替吾所以為此者欲使後生知古例之如此耳公私見聞

谿谷張公嘗語子弟曰汝輩為下官必下馬於上官家大門之外騎馬將歸而上官有追傳之言則必下馬以聽之如有禀白之事則必下馬拱手以俟敬官長所以敬君上也公私見聞

洪鶴谷瑞鳳以大臣赴瀋陽時過平壤監司陪行有不能

事欲責之軍官曰聞都差使負甑山縣監陪行云責此

足矣鶴谷掉頭即命監司入来監司欲上坐叱令立庭

拿入軍官施棍罰後出送監司啓罷甑山縣監不敢為

一言辭色此雖挽近事猶有大臣體貌 晦隱集

嘗聞李領府事敬輿之言曰古例臺諫尊重守令不敢求

見昔吾先君宰于関西冬月遆歸行次安州〻牧崔瓘

大夫人即吾王母從娣也同留衙中翌年春先君兄弟

往奉王母歸方在安州先君除弼善叔父除掌令叔父

為其為臺諫也不得與沿路守令相接既歸每曰臺諫

之職令人極無聊其尊重如此㢢朝時為其有所干請

故有守令見臺諫之規李判校沈亦曰反正初鄭曄為
大憲鄭光績為大諫建議守令敢見素不識臺諫者當
加彈駁是故吾再除外任皆不見臺諫厥後羅萬甲為
臺諫復從廢朝之習以此兩說則宗為聖朝之羞也冶谷三官記

沈晩沙之源為洪州牧使林判書墰為本道監司巡到洪
州沈公自以平日親友接待頗簡林公笞州吏曰汝倅
於我交契雖密上下官體貌不可不嚴汝守有失汝替
受笞罰沈公每語子弟曰吾先失體貌而復怒其笞吏
則殆近蔑法故終不介懷而自此益覺已非敬執下官

之禮林判書之玉成于我實多云公私見聞

晋州乃慶尚道右兵使營下官也　仁祖朝樂靜趙公錫胤為牧使日〻乘曉問候于兵使兵使請除禮則曰吾所以為此非為兵使乃敬君命也終不廢驪陽閔公維重孝廟朝為鏡城判官候謁北兵使一如樂靜之為公私見聞

余於先君大拜後見有相臣来拜者必先使人出見之相臣着公服則先君亦着公服着私服則亦着私服以待之而必下階迎之至級相讓言語書辭皆稱小生此皆國朝故事也公私見聞

孝宗丁亥李持平梡方在臺其年大飢　上命大臣設局句管賑飢事遴擇任公〻以執法兼任郎署事〻體不可辭上特令出入揖不拜裁度可否事一與大臣抗禮盖古事未有也 眉叟記言

朝儀故事

世宗謂禮判許稠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帝前絶無俛伏之禮對曰中朝之事則天下萬機皆決於帝人衆事煩何暇爲禮 名臣錄

中宗己卯六月 上以便服坐便殿承旨注書及史官二人入啓而退小事則以承傳色出納且於國忌日依朱子家禮上服淺淡服啓事臣僚亦以淺淡服入侍 日月錄

自 先王朝凡入侍之人例爲自下先出 中宗乙卯撿閱中潛於經筵啓史官先出未便之意 上可之議于大臣自首坐者先出爲式 東閣雜記

在前秘密公事政院不得開視 明廟朝黃海道大賊林
巨正使其黨持一通文書有若上變者然承旨不察而
啓之 上怒遆承旨自後政院於秘密事皆得先折後
啓而今上疏皮封題曰上前開折乃故例也 芝峯說
宣廟朝朴司諫東賢入侍經席時朝廷創設訓鍊都監欲
行鳥銃法柳領相成龍所建請也是日柳公於上前
作試放狀擧措頗不佳公進曰今日 殿下無望國家
之中興也某以首輔親作放砲狀於經席安有大臣體
貌如是而能中興者耶上瞪視不答及罷柳公出語人
曰今日朴某言誠是矣然古人言諸侯有争臣不失其

國此豈不足以中興乎時以為兩難崇孝錄
上前俯伏之禮實非至敬之道故 祖宗朝例賜便坐一
自 貞熹王后垂簾羣臣莫敢仰視之後習以為常至
於明良相遇而一向俯伏 明廟當筵亦嘗每許便坐
矣重峯封事
祖宗朝大小公事凡官必親啓於榻前而中世以來此規
遂廢凡啓辭以言語傳于承旨則注書以文字書啓其
後乃用草記鋪張文字畧如疏劄之為今政院日記書
曰某承旨以某司某官言啓曰云云蓋存舊規也芝峯說
仁廟甲子适變大駕南幸渡漢津舟中水沒膝鄭守夢曄

從容拜跪上曰蒼黃間安事禮爲公謝曰造次何敢違

禮行狀象村集

孝廟朝疏曰下情之不通久矣頃者常叅之擧誠美事也

而在庭諸臣只行拜禮而退有若一時習儀者然此豈

臨朝聽政之本意哉　世宗朝終朝視事親自詢諮而

凡干公事該曹皆得禀斷自夫此規之廢而草記之啓

作矣今既復設則各司可啓之事皆宜面啓以備睿裁

豈可以常叅爲一文具而嘿然而退又有草記哉且常

叅之日則罷朝後諸司之官各於本司開坐以其禀旨

之事因爲擧行之地不敢偃然經還者乃是古例云而

今則常叅之官既無稟旨之事又闕坐衙之規此等事亦恐不當也 老峯集

肅廟庚申宋相時烈言自秦後君臣之間大嚴情意不通臣師金長生告于 仁廟曰古制臣僚無君前俯伏之禮請如舊儀 仁廟允之其時大臣惶恐不敢變長生亦不能獨行退而以為恨矣臣之此言盖為君臣必顔情熟而後能盡言故也 上曰豈不好乎 寶鑑

肅廟辛卯景賢堂啓覆時 上曰今日筵席不嚴座間呵欠之聲不絶予則以君上而對臣下猶且掩口而呵欠況人臣全無敬謹若是乎以承旨不為警飭特命推考

又以諸臣奏事不分明離席皆命重推又教曰諸臣出入之際殊無趍蹌之擧亦多有作聲咳唾者昔在先朝入侍注書崔着紗帽承旨李奎齡至請推考筵席之嚴固當如是矣 壽谷集

守令邊將拜辭日政院以傳教之意言送例也壬辰乱後此規火廢至甲午余爲承旨時院中議復古事令余畧構若干文字言送乃出於一時草創而至今遵行無一字增减可笑 芝峯說

盛際故事

處容之戲肇自新羅憲康王時有神人出自海中始現於開雲浦来入王都其為人奇偉倜儻好歌舞益齋詩所謂貝齒頳顏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者也初使一人黒布紗帽而舞其後有五方處容 世宗以其曲節改撰歌詞名曰鳳凰吟遂為廟庭正樂 世祖遂增其制大合樂而奏之初倣僧徒供佛群妓齊唱靈山會相佛菩薩自外庭回匝而入伶人各執樂器雙鶴人五處容假面十人皆随行漫唱三面入就位而聲漸促撞大鼓伶妓揺身動足良久乃罷於是作蓮花臺戲先時設香

山池塘周揷彩花高丈餘左右亦有畫燈籠而流蘇掩映於其間池前東西置大蓮萼有小妓入其中樂奏步虛子雙鶴隨曲節翺〻而舞就啄蓮萼雙小妓排萼而出或相向或相背跳躍而舞是動〻也於是雙鶴退處容入初奏漫機處容成列而立有時彎袖而舞次奏中機處容五人各分五方而立拂袖而舞次奏促機繼爲神房曲婆娑乱舞終奏北殿處容退列于位於是有妓一人唱南無阿彌陀佛羣從而和之又唱觀音賛三周回匝而出每於除夜前一日夜分入昌慶昌德兩宮殿庭昌慶用妓樂昌德用歌童達曙奏樂各賜伶妓布物爲闢邪也 慵齋叢話

觀火之禮軍器寺主之預先設具於後苑有大中小例所
費甚廣其法以厚紙疊裹砲筒〻中納石硫黃焰硝班
猫柳灰等物堅塞築之付火其端則須臾烟生火熾筒
紙皆破聲振天地其始也埋置火矢於東遠山以千萬
計火入則矢無數抽上射于天隨破有聲狀如流星滿
空燁〻又樹長竿數十於苑中竿頭設小包　御前懸
彩籠自籠底結長繩屬諸竿縱橫連亘每繩頭置矢軍
器寺正奉烽燧納籠中須臾火起熖落于繩矢從繩而
馳觸于竿〻頭小包亦坼火光回斡如轉輪之狀矢又
從繩而馳觸于他竿如是馳觸相繼不絕又作伏龜形

火從龜口而出烟焰亂瀉如水流下龜上立萬壽牌火明牌裡牌面字亦昭灼又於竿上捲畫簇以繩結之火從繩而上火盛繩結則畫簇下張簇中書字歷歷可辨又作長林刻爲花葉葡萄之形火生一隅須臾冒焚林樹火盡烟滅則紅葩翠葉馬乳下垂之狀真僞莫辨又優入蒙假面背上負木板板上設包包拆火振猶自呼舞曾不畏怕此其大畧也 上御後苑松岡命召文武二品以上宰樞入侍夜深乃罷 慵齋叢話

駈儺之事觀象監主之除夕前夜入昌德昌慶闕庭其爲制也樂工一人爲唱師朱衣着假面方相氏四人黃金

四目蒙熊皮執戈擊析指軍五人朱衣假面着畫笠判
官五人緑衣假面着畫笠竈王神四人青袍幞頭木笏
着假面小梅數人着女形假面上衣下裳皆紅緑執長
竿幢十二神各着其神假面如子神着鼠形丑神着牛
形也又樂工十餘人執桃莂從之揀兒童數十朱衣朱
巾着假面為侲子唱帥呼曰甲作食殑胇胃食虎雄伯
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姑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
磔死寄生委陷食陷攦錯斷食拒窮奇騰狼共食蠱惟
甬十二神急去莫留如或留連當咊汝軀拉汝幹節鮮
汝肉抽汝肝腸其無悔侲子曰唯扣頭服罪諸人唱鼓

鑼時驅逐出入 慵齋叢話

國俗於元月望日縛藁作穀穗連簾象多實架木連索以祈年穀闕內曰國俗稍煩其制模象七月篇所載人物以為耕種之狀初非欲奇巧亦是務本重農之意至末流左右分邊角勝勝者有賞官吏工匠假物作形競作新巧搜括物色市肆一空有文官李蘋者素深刻有幹能政院啓屬右邊故事六承旨分屬左右有屬左邊者囑其下僚曰李蘋在右君等之事去矣僚下郎奮袂曰我輩辨事豈在人下乎相與爭長物論嗤鄙 中廟朝臺諫以今年觀儺覩火不宜更為無益之費又以日蝕

相值力請勿設玩具　上以祖宗故事不當停罷舉國
爭之而不納大小沮㤅 陰厓雜記
自中廟末年都中人相傳以為上元夕踏過十二橋則消
本年十二朔之灾於是婦女乘轎稍賤者以比甲蒙頭
徒步以行庶女則相聚作曹耦乘昏踏橋如恐不及無
賴男子三五成羣追躡其後事甚醜穢至　明廟朝臺
官拿捕治罪婦女踏橋之風遂絕而男子無論貴賤至
今以是日成羣踏橋焉 稗官雜記
每歲夏冬成均館儒生書紙為闕字尊孔子為王而奉之
以東學為復聖公之國南學為述聖公之國中學為宗

聖公之國西學為亞聖公之國如諸侯之仰天子以館
中上下舍之人注百官之職吏曹掌銓遴辨别賢否擬
奏悉當拜承旨者設銀臺宴人姓有涉孔字丘字者皆
注宗正之職如有不遜者以細條帶作鏁鎖項而来囚
于房板下命義禁府提調推之甚至横逆者作草人像
斬之其還都則闕字初寓東齋陞明倫堂須赦後寓于
西齋為宰樞者畫紙為帶或付麥莖為金剪白紙付于
網巾謂之玉貫子為将者剪紙為羽挿于笠上作戎服
状四學遣使来朝以雉為海青而獻之禮曹宴来使饋
一杯酒肴用熟豆令齋直小兒擊鼎盖歌而侑之名曰

動樂館亦遣使于西學謂之天使其學以布衣紬衾褁
室柱以為結綵而迎之昔尹深上舍為天使襟着衣之
紅裹者騎竹過市人爭笑之深揮手作漢語狀旁若無
人專不愧恥釋奠祭前一日抽名作三公其餘上舍皆
以別名封伯下齋亦皆拜職有差四學儒生來助祭者
則以詼諧為題使之製述第其高下名曰天場及第唱
榜於庭大書政草布於大成殿庭獻官先生皆聚觀之
與朝廷無異　太宗朝有內官見還都之事馳奏曰成均
館儒生謀叛矣　太宗詳問其由傳曰此儒生古例其
來已久其勿更言余昔居館少時亦嘗為之慵齋叢話

宮中誕兒有捲草之禮誕生之日綢藁索懸於室門扉上
命大臣多子無災者三日齋昭格殿設醮祭尚衣院供
五色彩段各一疋男則幞頭袍笏烏靴金帶女則釵髻
背子鞋履等物陳于老君前以祈遐福夜分祭畢獻官
吉服令人擔布段冠服前導詣闕至室門外陳列卓上
焚香再拜內人受之而入獻官捲藁索納諸帒中貯諸
漆函以紅袱裹之出外門謹封其函授內資寺正〻奉
之而行納于其司庫內若女則內贍寺主之甲寅春元
子誕生余為獻官行此事也 慵齋叢話

昭格署皆憑中朝道家之事太一殿祀七星諸宿其像皆

被髮女容也三清殿祀玉皇上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梓潼帝君等十餘位皆男子像也其餘內外諸壇設四海龍王神將冥府十王水府諸神題名位版者無慮數百矣獻官與署員皆白衣烏巾致齋以冠笏禮服行祭奠諸果食餅茶湯與酒焚香百拜道流頭冒逍遙冠身被斑爛黑衣鳴磬二十四通然後兩人讀道經又書祝辭於青紙而焚之其所爲有同兒戲而朝廷設官任職虔奉祓祀一祭所入其費不貲 慵齋叢話

三館風俗南行員尊其首爲上官長敬謹奉之新及第分屬者謂之新來侵辱困苦之又徵酒食無藝所以屈折

驕氣也始仕曰許叅終禮曰免新然後與舊官連坐開
筵設酌則末官以左手執女手右手執大鍾先呼上官
長者三又細聲呼者三上官長微應呼亞官則亞官亦大
聲應之下官不勝則有罰上官不勝則無罰雖位高大
臣不得坐上官長之上與三館間坐呼正一品五大字
一品四大字二品三大字三品堂上二大字堂下官其
呼大先生四品以下泛呼先生各擧姓而稱之呼畢又
呼新来者三又呼黒新来者女色也新来倒着紗帽以
兩手負背低首至地就先生前以兩手圍紗帽而上下
之名曰禮數誦職名自上而下則順啣自下而上則逆

御又令作喜形曰喜色作怒形曰悖色言其別名使爲
其狀曰三千三百其侵辱多端不可勝言放榜慶賀之
日必邀三館然後設筵行禮若有新恩不恭得罪於三
館則三館不往新恩亦不得遊街三館初到門一員擊
皷唱佳官好爵諸吏齊聲應之以手擎奉新恩下上之
曰慶賀又慶父母族親曰生光寂後又奉女人而慶之
曰乳母又新恩聯榜拜謁于議政府禮曹承政院司憲
府司諫院成均館藝文館校書館弘文館承文院等諸
司諸司先生多徵布物以爲飮宴之需春時校書館先
行之曰紅桃飮初夏藝文館行之曰薔薇飮夏時成均

館行之曰碧松飮乙酉夏藝文館聚三館飮于三清洞學諭金根泥醉還家撿詳李克基路遇之問交丈從何来何醉之至此根答曰食薔薇而去人有聞者皆齒冷

承文院文書考覈之日都提調提調齊坐監進内資寺供酒司宰監供脯宣訖散去郎廳仍坐設酌校理趙安貞占句云監進文書日提調各散回乾獐一口割宣醞兩尊開呼大先王飮請諸僚丈来高靈鍾上下不覺玉山頹院中貢多料少當晝點一盤菜鹽一兕時有譏之者云盤中破鉢大於舟糯飯參差小雉頭腹未果然還自

慜騶僮曾不遷餘休其後申髙炅兼判禮曹启請優給俸料由是稍贍焉 慵齋叢話

諫院職諫諍無他聽訟折獄之事日以飲酒為事趙石澗詩曰一杯一盃復一杯大諫醉倒春風前正謂此也院中故事入直官未起寢院吏隔窓呼曰掾吏拜謁已起寢具冠帶而坐吏輩起舉油窓果案進呈饌品亦極豐潔以鵝卵大杯行數巡而止齊坐日亦設果案歡飲終日如此等事甚多余拜諫大夫果案等事已廢掾吏拜謁如舊又有薇院契飲會儒士皆慕之憲府糾察百官公務繁劇凡事務嚴正慎肅然府中禮度頗有殊異與

他司不同曰茶時曰齊坐禮度各異執義出入臺吏挾
腋襲前朝老執義故事也余再為大司憲禮度小〻節
次頗裁抑之然至今未罷者臺長將罷仕臺吏一人俯
伏大呌曰申時者三少頃又呼曰都廳封檟臺長可出
然後臺長以次出若值禁酒臺官不飮諫官歡飮自若
諫官以朱衣為前騶臺官以烏衣為前騶嘗於禁酒時
朱衣大醉詆烏衣曰我則日〻沈醉面朱故衣亦朱汝
則如汝臺官酸冷不飮酒面長有黑色故衣亦烏聞者
皆笑 筆苑雜記

臺官諫官雖云一體其宗不同臺官糾察風教諫官正君
過失臺官一位嚴於一位持平下階迎掌令掌令迎執
義執義以下迎大憲例也常時坐茶時廳齊坐之日坐
齊坐廳其日早晨四臺長先入其廳執義別入其廳若
下官未至則雖上官先至而寓諸依幕待下官然後乃
入大憲入門四臺長祗迎中門外執義祗迎中門內還
就其廳大憲坐大廳都吏詣臺長廳高唱齊坐四聲詣
執義廳唱齊坐一聲又詣大憲前唱齊坐一聲而退執
義從大廳北牖捲帳而入行再拜禮訖四臺長從庭下
北門而入列立階上然後升廳行再拜禮訖諸監察入庭

廳謁分臺書吏奔走来告監察以次升廳行禮而退書
吏羅将各以次入再拜於是各就坐大憲前交倚其餘
皆繩床有吏六人各執湯藥鍾就跪諸位前一吏唱曰
奉藥則執鍾唱曰正飮則飮之唱曰放藥則去鍾又一
吏唱曰正座正公事諸位起揖還坐遂鋪圓議席於堂
中皆下坐有拜職者則署而經之有彈劾之事則論駁
之是日廳事畢執義以下還就其廳皂隷在中門内唱
申時者三又有一吏在門内唱曰公廳封匱臺長可出
於是各以次袛送其行路時亦以此各行此其臺例也
諫官則不然無尊卑之禮上下不待而入若上官先至

而下官後至則雖上官亦北面而立待下官相揖就座
齊坐之日飲藥行公一如臺府而鋪完議席設酌以鵝
卵盃相酬酢酣醉乃已又就後苑茅亭脫衣偃臥院中
清冷無物或用先生案或用豹鹿皮或摘園中梨棗循
環賣於各司如得布物必充酒食費常時所需專仰於
憲府拜諫職者必依例設宴請同僚而飲之諸處會飲
亦往叅焉 慵齋叢話
監察者是古殿中侍御史之職其中級高者爲房主與上
下有司入内房正坐其外房則以拜職久近爲座次其
中居首者爲挑房主新入者呼爲新鬼侵辱萬狀房中

有長木如椽令鬼擧之名曰擎㔟不能擧則鬼以膝納于先生前先生以拳歐之自上而下又令鬼作捕魚之戲鬼入池水中以紗帽挹水衣服盡汚又令作捉蛛之戲鬼以手捫摩廚壁兩手如漆又使盥手水甚穢黑令鬼飮之無不嘔吐又鬼以厚白紙作剌書緘日〻投先生家又先生無時到鬼家鬼倒着紗帽出迎設酌堂中先生各挾一女而坐謂之安枕酒酣唱霜臺別曲至臺官齊坐之日始令許坐翌日凌晨詣廳上官臺吏齊行入謁庭中禮未畢夜直先生自房内持木枕大呼擊之新鬼走出如或遲回必遺其捧風俗所由來者已久

成廟惡之凡侵虐新來者痛禁其風少戢仍舊不廢亦多

吏曹尊先生爲六曹㝡故事凡有除拜批未下郎書單子令吏馳喩京外職任殘弊險遠而非其意則不擬除必擬清要汲汲驟遷有去官不出三四年陞堂上者遞入皆妙揀清望故例無臺彈凡出入雖城外近郊之行必設迎餞於門外若遭喪身死則別定書吏護喪請賻於各司外則請於郡邑期葬畢護之去官則定書吏一人稱陪吏仕滿則代以他吏終身帶率余亦忝遞郎官坐己卯累居村舍踰一紀曰事入城尹汝沃漑來見曰吏

曺郎有問訊乎余曰落職一紀退居村中有時入城了無一問亦可觀世變也尹曰近者吏曹尊先生厚風掃地無餘故言者云吏曹亡矣 思齋摭言

六曺之事判書盡决之曺中雜事叅議管之叅判無所主郎廳則一應事務盡責之曺司佐郎一員而正郎行止自專禮曺在六曺爲清閑無事而勝事最多坐起之日托以閱樂坐於南樓之上極擇妙妓勝樂觸之終日歌舞轟聒時呼曺司佐郎罰杯無筭而判書聞之亦以爲例事不之責焉林塘以佐郎爲正郎所侵不勝其苦判書招之使書啓草而亦不許送久而入来判書笑曰佐

郎必為正郎所困矣公俯伏曰正郎非但不察自己之所掌乃使佐郎不得察其所掌小人之意叅判正郎革之可也叅判方睡遽起曰佐郎佐郎愼勿為此語庸劣老夫生逢太平優遊於六曹亞卿豈非盛世之好事乎判書叅議亦皆大笑公自知妄發再三愧謝 寄齋雜記

祖宗朝六曹直宿郎官月夜各攜娼物會于光華門外路上詩酒歌呼終夜談飲是乃太平之事非徒六部然也薇垣之官亦以曲會為事入直之夜必携妓而宿天將曉掌務吏立於窓外而請謁者欲令早出尤物也其後世道漸澆法禁漸密六部上直之風頓變薇垣夜飲亦

廢而獨於直宿之夜掌務吏請謁古事猶存 松窩雜記

承政院爲喉舌之職出納 王命其任㝡重得拜承旨者人皆望若神仙俗謂之銀臺學士先是承政院皀隷皆帶銀牌紫衣別抄隨之 世祖罷別抄只置數人屬司饔院而諸處宣醞賜時以紫衣徃㕘而已 慵齋叢話

政院故事諸承旨敬都承旨莫敢戲言不敬者行罰宴洪暹嘗私名妓俞姫儒生宋康亦關情甚昵及暹爲都承旨李浚慶爲同副承旨時宋康逝暹歎曰與吾爲同年月日時生先亡焉窮達不同豈不異哉浚慶曰都令公愛俞姫宋康亦愛俞姫非徒命同行事亦同也諸承旨

相顧失色群吏愕貽目動以爲前古所未有之大變於
是行罰宴於浚慶之家凡七度而後已浚慶曰雖使我
因此而傾家破産話頭甚好不可不言也中古以来紀
綱頽壞院中古風日頽陵夷至今無復有舊時事亦可
以觀世變也 於于野談
宣廟己丑余自銀臺以特 命爲尚州牧使三司將進劉
挽行余狼狽輕裝抵南伐院銀臺吏數十人齊拜馬首
曰願呈餞杯余曰汝輩何如是爲咸曰自銀臺出倅曾
所未見吏等心切歎之敢爲是事余應之曰都門將閉
汝輩不可留如都吏執綱者數人擧杯則我當飲之焉

上行數杯而罷士友間聞之傳為美事 聞韶謾錄

成均館春秋釋奠大祭後文武大小官聚會行飲福禮其禮甚盛自一品至堂上三品坐于明倫堂上交倚自堂下三品至九品坐于階上長床略設饌卓皆起立於卓前以次俯伏興飲〻福盞訖撤去饌卓及交倚長床平坐于本處各進大盤饌品極豊皆本館備辦堂上堂下各行酬酢又遴能飲者別屬以盃極醉而罷春秋纛祭亦行飲福于訓鍊院一如釋奠兵曹給步兵價布于本院備辦也例賜官樂伶妓盛陳歌舞極歡而罷春秋武藝都試開場終場之日政府六曹堂上全數都摠府訓

錬院堂上各一員會坐例賜酒樂令各該司供具亦極歡而罷朝廷盛事也壬辰亂後飮福等事並不得行之可謂太息也 聽天雜記

宣廟癸酉二月柳眉庵希春以釋奠飮福詣成均館與一同知兵判金公貴榮謁聖入坐明倫堂西夾室三宰元混禮曹判書鄭惟吉戶叅沈守慶吏叅姜師尚工議尹斗壽戶議李遴亦至右議政朴公淳最後至其入也兩同知祗迎右相行揖而升堂二品以上先進揖而立于西壁叅議次進而揖皆就坐儒生出庭通謁堂上皆立諸生再拜諸宰還坐交倚盞床旣進味數亦頻乃設飮

福果盤于別席右相以下次〻出拜而受飲堂下官五
員一隊而升飲福畢右相令錄事告左右曰斯可已矣
遂以次出 眉庵日記

三月上巳 成廟從宦者數人遊後苑命一別監往泮宮
看儒生幾人已而還報曰獨有一書生在泮齋讀書矣
上命開後苑小門急召其人親問之曰諸生皆出爾獨
在何也對曰今日令節諸生或歸家或之友人家或與
同好相聚臣遠方寒士寄身下齋無親戚無伴侶欲往
何地是以獨留 上問曰諸生今在何處對曰有十餘
人方會西齋後泮水邊供具矣 上曰汝試往其處其

人謹惟命無何承傳宦者及大殿別監来宣御厨之膳
上樽之酒八九人負戴而至乃置其人之前使其人招
諸生共之諸生大驚翌日特命殿講其人遂賜及第

我國婚禮於吉夕燭出納新婦翌日則新郎之所知者齊
訪於妻家其家以酒肉行宴名曰覧寢至第三日夫婦
始行同牢宴謂之獨坐甚為無理覧寢之名謂出於麗
季而又為不正之說傳會之尤為可革况無賴之徒托
稱覧寢知不知日逐婚家求饜食或有每夕登高望烽火
而尋往者或誤迹烽燼於叢刺之家者 中庙戊寅年

間始行親迎禮己卯人亡此禮從廢近来士族家於吉
夕即依家禮行事者謂之真親迎即夕就女家交拜疊
宴明日謁舅姑者謂之半親迎覺寢之弊稍革清江鎻錄